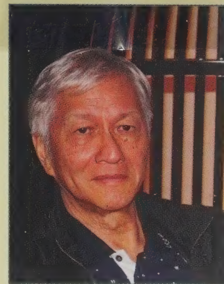
念情

李怡

次文化堂



作者簡介

李怡　一九三六年生，童年在上海、北京經歷抗戰與內戰。一九四八年來香港，中學畢業後入職出版界。一九五六年開始投稿報刊，從事寫作及新聞出版工作逾五十年。一九七零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月刊，共經營二十八年。在月刊及其後在報章寫政論至今。無大學學歷，自學也不算有成。只是任何人做一件事幾十年總會有點心得。畢生辦雜誌，寫政論，秉持忠於自己、質疑權貴、就事論事、不怕獨持異見的原則，因而不斷在社會引起爭議，被壓制、遭批罵是常事。見過及訪談過不少名人，寫的文章不計其數，也出過些書。至今仍未輟筆，尚在《蘋果日報》寫專欄及社論。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4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結緣逾半世紀不離不棄
牽手近一甲子無怨無悔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nianqingzuozheli00liyi

次文化堂

普及文化叢書㉔③

念。情

作者／李怡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 ㉔③

念。情

作　　者：李　怡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執行編輯：李子翹
助理編輯：劉思航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1年7月初版
書　　號：SCB 555
I S B N：978-962-992-278-8
定　　價：HK$60
© 二〇一一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

序

——為了放下的記念

筆耕五十餘年，人生也經歷許多波折，但我從來沒有寫過自己的事，儘管對我過去知道一些的人認為我可以出回憶錄。我看過不少人的回憶錄，有的還是我曾經頗為尊重的人，發覺其中有不少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成份，甚至還有些是捏造的事實。即使都是真實的，也往往只是自己看到的多面事實的其中一面。我總覺得，我寫自己的事，恐怕也未能免俗。所以不寫自己，幾乎已是我寫作生涯的自定法條了。

二零零八年，愛妻梁麗儀突然發現患癌症，在醫院掙扎兩個月後去世。走得快走得突然，我難過慌張，情緒低落，只能憑寫作來排解心緒，而除了寫對她的追憶懷念和釋放自己的悲痛之外，一時也寫不出

甚麼。我曾擔心寫這些個人的東西會不會使讀者厭煩，但不料卻得到許多讀者支持。接下來的兩年，在我寫的小品文中也無可避免地夾雜着我對亡妻和對我們共同生活的憶念，以及自己走出傷痛的掙扎。不知不覺，有關這方面的文章，也累積好幾萬字了。在亡妻去世兩週年的日子，我獨自在家，翻看我們的照片和我這兩年的這些文字。

我沉浸在對自己這兩年的生活與情緒的回顧中。表面上，我照常寫作，出了幾本書，往美加探訪女兒，每年清明重陽去卡加里埋葬麗儀的墓園拜祭。我平日與朋友談笑，表面上很少有人察覺我的悲慟，但其實我這兩年的生活充滿矛盾：我常常故意留在家

中獨享孤獨，似乎只有孤獨才可以同她作靈魂溝通。但另一方面我有時又害怕孤獨，覺得需要朋友。有時會覺得她既不存在我也萬念俱灰，但有時又能神智清明地審視自己。做許多事我都會分神，包括看電影看書也常常精神恍惚。唯有寫作，我才會精神集中。在寫一些隨自己發揮的小品文時，亡妻的身影有時會浮現，但書寫已是我掙脫悲慟重拾平靜的唯一救贖了。另一方面我又樂於書寫，甚而沉溺其中，似乎這是我能與她發生聯繫的唯一方式，儘管這種聯繫方式常使我落淚。

回顧這兩年我矛盾掙扎的心緒，我想，在我的餘生中，我都不可能忘記她。但在我剩餘的人生旅途

中，我能不能把這種矛盾鬱卒的心緒稍稍放下呢？幾乎所有的宗教都叫人要懂得「放下」，我自己也寫過許多文章勸喻讀友們在遇到煩惱、傷痛時要「放下」，但偏偏事情臨到自己頭上卻總是無法放下。既然活着，就要活得積極，過去的記憶是不會消失的，情也會永在，但怎麼可以放下呢？我想起，魯迅寫過《為了忘卻的記念》，如果我把過去兩年這些洗滌傷痛的文字編成一本書出版，是不是可以作為「為了放下的記念」呢？是記念，對已逝的她和仍活着的我，又或者我們的女兒們，會是有意義的事。而這兩年的試驗，也發覺讀者未必不要看這些寫個人感受的文字。於是，我在取得出版社的同意後，編了這本書。

本書所收文章，是從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妻子病重住院開始，陸續綿延到二零一一年初，我所發表的所有涉及亡妻的感性或理性的文字。一些文章曾編進已出版的兩本文集（《對應》和《思緒》）中，這次又再收入此書，對已有前兩本的讀者來說，是重複了。請對我包涵，因為這是於我有意義的記念。書末所收的一篇《梁麗儀生平》，是我在亡妻新喪期間所寫並在靈堂分發親友的文字，算是給她的人生留下一片樹葉吧。在許多人眼中，她當然只是平凡人；但在我心中，卻是一個永不消失的影子。

目錄

序——為了放下的記念
終身的朋友……4
跳脫三大關係……6
不知所云的感慨……8
感情軟弱的平常人……10
近事與往事……13
她的「原罪」因我而來……16
沒有她就沒有我……20
一日一封情書……22
最困難的時刻……25
一生問心無愧……28
她仍與我作伴……30
除夕促膝夜談……33
春節在埔里……35
從濃酒到苦酒……37
愛情與投資……39
我不忘憂……41
忍住哀傷面對人生……43
《對應》自序……45
讀友助我重新站起來……47

一個普通人感謝感恩……49
陪你到最後……51
失去比從未得到要好……53
要恢復看電影了……56
她永遠活着……58
今後只在心頭了……60
只是當時已惘然……62
淡味最堪追憶……64
「失去」的心理狀態……66
人總有軟弱的時刻……68
對死亡的「大悟」……70
女兒們的媽媽……72
母親無處不在……74
獨處，卻不孤獨……76
雪泥鴻爪又一集……78
這一天……80
沉緬過去與邁向未來……82
過去也是心中的養份……84
時間無情又有情……86
父親……88
療傷之旅……90
佛教聖地……92
大覺寺與菩提樹……94
讓人留戀的窮地方……96
他生緣會更難期……98
一本緬懷麗儀的詩集……100

送別…… 102
情是熱的，理是冷的…… 104
心情…… 106
啊，這一年…… 108
就這樣走過了零九年…… 110
夢和夢中夢…… 112
當人人認為你向左…… 114
七月戀曲在心頭…… 116
遙想「一度來」的時光…… 119
真正的朋友…… 121
真正感同身受很難…… 123
我真是過份敏感了…… 125
集中精神看電影…… 127
佳節又重陽…… 129
我的快樂新年…… 131
愛的回憶，苦中帶甘…… 133
悲哀‧愚蠢‧寂寞…… 135
如果死後靈魂仍存在…… 137
身邊的聲音…… 139
附錄——梁麗儀生平…… **141**

念。情



終身的朋友

在《聽楊絳談往事》之中，九十八歲的世紀文人楊絳講她與夫婿錢鍾書的關係，引用一九四六年錢的小說集《人・獸・鬼》出版後，在兩人「仝存」的樣書上，錢寫上這樣一句：

「贈予楊季康（即楊絳）／絕無僅有的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六十年後，楊絳回憶說：「……可算是來自實際生活的一種切身體會吧。鍾書稱我妻子、情人、朋友，絕無僅有的三者統一體；我認為三者應該是統一的。夫妻該是終身的朋友，夫妻間最重要的是朋友關係，即使不是知心的朋友，至少也該是能做伴侶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侶。情人而非

朋友的關係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夠朋友，只好分手。」

她又說：「鍾書和我都以為『五倫』——中國以前的人倫關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中，朋友非常重要。其他四倫如能復為朋友，交心而知己，關係定會非常融洽、和諧。我們倆就是夫婦兼朋友。」

所謂朋友關係，就是要跳脫出金錢、權力、情慾這人類社會的三大關係，而成為談得來甚至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君臣間若不能成為朋友，就是赤裸裸的權力關係；父子、兄弟間若不能成為好朋友，也會只是金錢關係與權力關係；夫婦之間若不能成為朋友，就剩下情慾、金錢、權力交纏的關係。因此錢鍾書夫婦認為，五倫中最重要的當推朋友關係。

能維持長久的婚姻，白首偕老，其實都經歷情人、夫妻、朋友的三個階段。開始或年輕時是情人；結婚後一起過日子就是夫妻，要共同應付日常瑣事與子女、親屬種種問題；在這過程中逐漸推展朋友關係。到老了，那就純粹是朋友關係，難分難離，一旦要死別，就有錐心之痛。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一日，寫於妻子住院重病中

跳脱三大關係

權力、金錢、情慾，是人類社會的三大關係。已故歷史學家黃仁宇在《關係千萬重》中引述《孟子》中齊宣王的話説明這三大關係：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勇」就是鬥爭，是權力爭逐。「貨」是金錢。「色」是情慾。自古以來，所有的文藝作品中，都離不開權力、金錢、情慾三者的糾纏，又或是互相糾纏，於是創出了變化萬千的無數篇章。放眼看現社會，所有的新聞報道，包括現時最熱門的娛樂八卦新聞，也都跳脱不出這三種關係。因此可以説，人類社會的複雜交纏都是這三種關係構成的。

能跳脱這三大關係的，是朋友關係。朋友之間雖也可能涉及這三大關

係，但既是「朋友」，就應超越這三種關係。以金錢、權力、情慾維繫的朋友，不算是真正朋友。

人置身於社會的三大關係之間，引發出煩惱、興奮、樂趣、傲慢、卑屈種種情感。不過，到頭來，所有人都是會死的。死神來臨，人在三大關係中的糾纏也就告終。曾經相愛的，曾經相互仇恨的，曾經是主奴的，曾經威風一時或卑微至極的，在相鄰的墳墓或骨灰匣中，都變得平等了，一切愛恨也都不存在了。想到人最終必須割捨金錢、權力、情慾，那就沒有甚麼是放不下的。越是清楚認識這一個終局，人越是會在仍然生存的時刻珍視沒有沾上三大關係的友情。

因此，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最終必以朋友關係維繫才能永續。而朋友之外的四倫中，又以夫婦相處的時日最長久，而且只有夫婦才是全程經歷情慾、權力、金錢三大關係而走過來的。夫婦，也就最有可能發展為終身朋友。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日，妻子住院重病中

不知所云的感慨

你每天盯着網頁看股市漲跌，心情也為之起落不定，因為你的財產在金融風暴中大大縮水了。在財政重傷之下，是不是該住醫院？

不過，當生活中發生了另一樁事，你就對股市漲跌、財產縮水感到漠然了。因為與此相比，財產重傷之痛不算甚麼。

你每天關注新聞、球賽，為此喜為此憂為此怒為此哀。不過，當生活中發生另一樁事，你會突然對平日關心的事情感到漠然。因為這件事幾乎吸去了你全部的關注。

你每天有許多朋友來往，你愛談天說地，你也關懷旁人。然而，當生活中發生一樁事，你對所有的其他交往都會感到淡然。不是你不再把他們當朋友，而是你的心已被那一樁身邊事給牽引了。

莎翁說過一段我至今記得的話：「新的火燄可以把舊的火燄撲滅，大的苦痛可以使小的苦痛減輕，頭暈目眩的時候，只要轉身向後；一樁絕望的憂傷，也可以用另一樁煩惱把它驅除。」

但頭暈目眩時，能不面對而轉身向後嗎？

約三十年前，我編了一本《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把文革後湧現的暴露大陸陰暗面的文學作品彙集向海外介紹。為此，我寫了一篇序，序中有這麼一句：「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本是順筆寫來，不料卻獲得當時的儒學大師徐復觀先生在他的一篇雜文中謬讚，我因此倒把自己寫的這句話給記住了。

雖然是自己寫的，現在來看卻其實沒有切身體會。我一向自認是悲觀主義者，對人間的苦難永遠都敏感，現在老了還是同年輕時一樣。很難「現實一點」。不過，其實我也是一個「有更多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的人。這一點，最近才真正體會到。

這篇小文像是寫給自己看的，有點不知所云。請讀友包涵。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妻子住院重病中

感情軟弱的平常人

兩個多月來，我寫的「蘋論」停了，電台的讀書節目停了，最近一周「名采」的專欄也停了，不少人問是甚麼原因，早前《蘋果》港聞出了一段消息恐已提供了答案：跟我相守了半個世紀的愛妻走了。從病重到辭世，看着她逐漸衰弱、凋零，我心如刀割，經歷了人生最艱難的時刻。

我一生經過不少磨難、挫折，遇過不輕的壓力，想不到在世人常會碰到的老年喪偶這等閒事上卻最感沉重，心緒從焦慮到哀痛到幾乎難以自拔，使我由衷地從自身經驗中體會到我在二十多年前寫下的一句話：人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但同樣的痛苦若有十分一發生在自己身上，就很難承受。我一向擇善固執，自以為理性堅強，不認為自己是



麗儀小時照片，大概十歲左右。

弱者，到頭來發現自己也是一個感情軟弱的平常人。

無論是在文藝作品中，還是傳媒報道的社會新聞中，愛情悲劇都是年輕人的事，老伴去世算甚麼悲劇？怎麼值得傷痛？但當事人就是另一回事了。過去兩個月，以至終局，對我來說，就是人生的傷痛與悲劇。

李怡不是我的本名，是五十多年前與麗儀談戀愛時取她名字的諧音而用的筆名，一用五十多年，已成為本名了。這五十年來，前二十年她抗拒種種政治壓力，對我不離不棄；後三十年麗儀伴着李怡同行，對我的寫作生涯有着關鍵的影響，署名李怡或齊辛的文章裏也淌着麗儀的心血，有着她的支持與直接的助力。在她大去後的兩個晚上，我徹夜難眠，腦裏翻騰許多往事，總合出以下的句子：

結緣逾半世紀情人妻子終身良朋忍令天凡永隔；

牽手近一甲子說事談心朝夕侶伴只餘舊夢縈懷。

就以此聯置於她的靈右，並永遠銘記在心。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二日，麗儀去世第十二天，重新寫作

近事與往事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

這十多天，天天想到李清照這首《聲聲慢》。以前讀這首詞，只覺意境情境動人，現卻有了切身體會。我不是自憐自艾的人，也不會害怕冷清。寫作人本來就該耐得住寂寞，也有人說，寫作是苦悶的象徵。但在一人置身於一間空蕩蕩的屋子裏時，真有「尋尋覓覓」的感覺。是的，我在找尋她，卻再也見不到，「只餘舊夢縈懷」。

舊夢中最常湧現的近事，是她在病榻中說的幾句話。耿耿於懷的是她有一天要我在醫院陪她到天亮，女兒怕我第二天會垮掉，說反正護士照顧，我不該留，我也不堅持。舊夢中她突然說想「了結」，她說不想再拖累

我，我淌着淚說千萬別這麼想，怎麼累我都甘心。

舊夢中她突然在清晨叫護士打電話給我，問我為甚麼還不送晚餐給她，我說這是早晨。她糊塗了，但我現在再也聽不到她糊塗的聲音。

舊夢中是我們分隔二十年的往事。她出身於中共地下黨員的所謂「革命幹部」家庭。與我一起在香港唸完中學後，她回國升學，我留在香港。在大學，她因為出身好，很快被吸納為共青團員，她學習成績優異；又是國家三級運動員，於是成為黨組織重點培養的對象，有留學深造的大好前途。但這時候，她卻與我在每日一封信的頻密通信中生出情愫。「組織」、家庭給了她許多壓力，要她放棄與一個香港人談戀愛，她卻不為所動。一九五八年大學畢業還要求分配到離香港最近的寶安縣任教。一九六零年我二人在分隔兩地之下結為夫妻。在政治運動不斷的那二十年，她受到不知多少壓力、磨難、鬥爭，迫她與我分離。但她堅持自己的選擇。每想到她的恩重情深，我就不能不目泫。

二○○九年一月十三日



中學的同學時代，李怡(後左一)，麗儀(前右一)。

她的「原罪」因我而來

對於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成長的新一代，習慣了內地崇外、慕外的心理，是無法了解中共建政之後的前三十年，對「海外關係」的「原罪」意識的。麗儀雖從香港回去，因出身於革命家庭，所以本沒有這種「原罪」。她的海外關係的「原罪」因我而來。她自願揹起這「原罪」，在那種社會氣氛下，她也自知不會有「政治前途」。但她剛強不屈，堅持所愛，師範學院畢業後就鑽研教學，努力做好本份工作。女兒出生後，有十多年我們仍分隔兩地，我只是隔一周或兩周的周末回家。她獨自照顧女兒，儼如單親家庭。

她對學生極為愛護，帶他們下鄉勞動，為他們蓋被、擋風、縫補衣服，猶如母親。文革時她被批判為「對學生進行反動母愛教育」，有人不理



1974 年申請來港證件上母女三人合照。

解這句話，不知是褒義還是貶義。母愛，正常社會下當然是褒義，但若放在文革極左思潮的是非顛倒時期，就不僅是貶義而且是罪名了。因為那時只有階級愛、革命友愛、同志愛，其他人性中所有的「愛」包括「母愛」都被認為是反動的。因為講人性就是反動的。

她已離開教育工作三十四年了，但在靈堂上，仍有不止一個受過她「反動母愛教育」的學生泣不成聲。

文革她被隔離審查時，另一個罪名是嫁給一個在香港做特務的老公。在極左思潮時代，所有香港人，除了地下黨員，都是特務，連當小販的回內地都有被槍斃的。她決不承認她老公是特務。審查她的專案小組對她說，黨掌握了充分證據，你是相信黨還是相信老公。她無詞以對。但後來說她本人也是配合老公的英美特務，她就不再相信黨了。因為她對自己是很清楚的。對共產黨、對共產主義的理想破滅就從這裏開始。審查結束，她被「解放」，她對我說，她不想再留在內地了。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四日



1968 年，兩女兒和她們的媽媽。

沒有她就沒有我

我不知道讀者們是否願意聽我的故事。連着幾篇，我是為自己而寫，也是想為她少為人知的一生留點痕迹。而且，我暫時也寫不出別的文章。

自一九五四年回內地升學，到一九七四年回港。這二十年麗儀來過香港多次，她完全有機會留在香港與我一起生活。但基於愛國觀念，覺得自己是中共培養的大學生，應為祖國効力，因此她每次回港都依依不捨地回到內地繼續教育工作。直到一九七四年，因我辦的《七十年代》的左派傾向，與她的革命家庭出身，才以「調職幹部」的身份來香港，並被安排到商務印書館當編輯副主任。轉行，對她來說是另一職業的重新開始。七四年香港左派機構也氾濫着極左思潮，而她本着對內地政治的了解與生活體

驗，一直與極左路線有牴觸。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我在《七十年代》以「齊辛」筆名寫了許多對中國局勢分析的大文章。其中不少文章都是麗儀起初稿而我重寫的。「齊辛」取「齊心」與「齊齊辛苦」之意。那些文章很受注目，我也因此有了些論政的名聲。一九八三年，日本亞細亞研究所經與我聯繫後，邀請麗儀到日本任客座研究員三個月，其後她又在三菱總合研究所的刊物上以秦原道的筆名撰寫中國市場的專欄。

一九七六年《七十年代》轉營天地圖書，麗儀奔走集資及協助創設。一九八一年《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離開天地獨立經營，麗儀也離開商務印書館，協助我重建這獨立輿論陣地。

回顧我這一生，我的所有事業，包括開始時因寫情書而練就的寫作能力，都有麗儀的參與、支持與直接幫助。沒有麗儀就沒有李怡。我們的關係真是不比尋常。她的離去無法不使我有錐心之痛。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五日

一日一封情書

感謝多位讀者與朋友，來信或電郵，對我寫的「悼亡與懷想」表達「感同身受」之情，並且表示「很願意繼續看到麗儀的點滴」。我真的很感激你們。本來，長歌當哭，應是痛定思痛之後，我未痛定，自覺文不成章，但也只能這麼寫了。

老友 Helen 看到我寫了一句「因寫情書而練就的寫作能力」，就來信建議我出版我的情書，我回信說：「文革時她已全部燒掉」。是的，如不燒掉的話，現在出版也許還有些人要看，至少我回想起來，其中頗有些篇章大概不比《海角七號》的情書差。可是，如不燒掉，她那時恐怕已過不了政治關了。

大約從她回國升學的一九五四年年底開始，我們就互通書信。開始時



麗儀在廣州華南師範學院，李怡從香港往訪時與同學合影。

並不是情書，只是講些彼此生活、學習、周遭的事，慢慢就涉及個人的理想、胸懷、情操，以至關懷愛慕之情。大約一年後，就幾乎每天寄出一封信，就像日記一樣坦率直抒胸臆。那時寫信，跟現在發電郵不同，並非即時可達，而是要等幾天，從寄出一封信到獲得對這封信的回應，至少一星期以上。一星期的等待，就讓感情在盼望與思念中深化了。

一日一封情書，延續到六零年結婚。其後還寫，但不是一日一封了。五八年起，她在寶安縣觀瀾中學教書。那時從香港去觀瀾，從出發到過境，再坐站站停的慢火車到「天堂圍」站，還要步行一個半小時，總共需時七八個鐘頭。辛苦一整天，見面真是好高興。她在觀瀾四年，六二年調到深圳中學，就方便多了，但路程仍然需要三個多小時。在觀瀾，我大約一個月去一次，到了深圳，我幾乎每個星期去一次。那時公司的同事都笑我是去「做禮拜」。

在左傾思潮氾濫的時代，我們的愛情婚姻一直受到政治壓力。然而，一九七零年春天，打擊終於大到幾乎把我們的聯繫切斷。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九日

最困難的時刻

一九七零年三月間，內地開展「一打三反」運動（打甚麼反甚麼已忘記了）。有一個星期六，下午，我照常回深圳探望妻女。那時要到公安局報戶口，公安局人員指着我的回鄉介紹書說，你的籍貫是新會，要到新會去申報及註銷戶口。我傻住了，這是怎麼回事？哪有這樣的規定？回到家抱過女兒，等了好久，妻子回來就說，「我要搬到學校去住，接受審查。」她又說有一個香港客，因為用香港報紙包了些食品回家，被指為反革命宣傳，前兩天剛剛槍斃。整個社會籠罩在恐怖氣氛中，接着，學校派人來叫她立即搬去學校住。大女兒九歲，牽着媽媽的手，要跟她一起去。

第二天我在邊防極力說項，經過一兩個小時的等待，終於放我回香



1961 年，廿五歲，大女兒剛出生。

港。這以後整整三個多月，我不敢回去看妻女，也不敢給妻子寫信。我不知她的生死或被鬥爭的狀況。每天坐立不安。唯一的聯繫是我仍然每月匯錢給她，接到銀行的回條，知道她仍活着。

這是我們之間的最困難時刻。七月時，收到她一封信，問我為甚麼不回去。這時，我知道她大概「過關」了。我再也顧不得要回原籍報戶口的困擾，在那個周末趕回去。見面時恍如隔世。分離三個多月，不算長，痛苦的是不知生死，不知安危，不知明天會怎樣。

這以後，也許可稱之為否極泰來，加在我們關係之上的政治壓力漸漸消退。過了幾年，她被調派來香港，一家團聚。這以後，我們過了三十五年一起生活的日子。

有一次，我問她：如果沒有這麼多壓力，你想我們會不會像許多夫妻一樣，反而不懂珍惜，甚至離婚收場呢？她堅決地說「不會」，而我則有點猶豫。是的，她對我更恩重情深。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日

一生問心無愧

麗儀病重期間，有一天我大概太累又睡不好，痛風發作，於是拿着年前麗儀幫我買藥時留下的卡片，到附近一家藥房買藥。店員見到那張卡片，說「上次是你太太來買的，她好緊張，說你對其中兩種藥會過敏。」他簡單的一句話，使我心中一痛，我在想，她大概再也不能幫我買藥了。

她為人性急，做事緊張、認真，脾氣不大好。自七四年來港與我一起生活後，不再如寫情書、兩地相思時那樣浪漫了，面對着生活習慣的不同，性格的差異，家中大小事都自然會引起爭吵，但每次不愉快時，想到曾有的長期分離與難得的聚合，就都能化解。

七四年以後，大陸政局一連串內鬥風暴，使我經歷了從對中共認同到

「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這段心路歷程我寫過多次，這裏也不重複了。今天我想到的，是在這段「否定自己」過去的認知的過程中，麗儀幾乎是每一步都跟我一起走的。《七十年代》因受左派杯葛、壓制而獨立經營，麗儀也脫離左派機構。她從一向以來認真工作而變得一段時間無事可為。她想靠過去在大陸的關係做生意也不順利。有一次，她出差到北京，還險些因我的關係被扣查。但她無怨無悔地在我身邊，與我一起分析時局，給我支持與鼓勵。我們對於曾經向我們施加壓力的政治力量，並沒有心存報復，相反地我們總努力在分析時政的文章中壓制自己的情緒以免帶有偏見。她性情急躁，是非愛憎溢於言表，但政治上並不偏激。

兩個月在病榻上，她常常講兩個女兒的童年往事。她說她一生從沒有做過任何一件傷害別人的事。她對得起我，對得起家庭，一生問心無愧。而我，自問沒有她那麼光明。我的自責是對我的懲罰。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她仍與我作伴

「悼亡與懷想」寫到這篇，暫告一段落。儘管不少讀者說想繼續看麗儀的故事，但她的事在我的記憶中是寫不完的，而記憶永在，以後還可以寫。

許多朋友、讀者或用電郵，或寄來信件和慰問卡，向我表示慰藉。深深感謝。你們說的道理其實我也知道。是的，一生能遇到真愛以及成為終身朋友，已屬幸福；是的，麗儀的身影與言行已肯定留在我的記憶裏；是的，事已過去，我只有從悲哀中抽離，過自己的日子，才足以慰藉麗儀在天之靈；是的，不想失去的已不得不失去，我不應放棄仍然眷顧我的讀者和朋友，應繼續寫文章和政論。

道理都懂。但情感是沒有道理可講的。當沉重打擊到來時，我有一種



2006 年去北京，是兩人生命中最後一次把臂同遊，離結婚時一晃 46 年了。

萬念俱灰的感覺，彷彿這世界沒有她的存在已變得甚麼都不重要了。一時間，我只想與她重聚，或在天上，或在來世。

二零零零年時，麗儀在美國曾輕微中風。那時她想，若上天再給她兩年時間，與我散步，她就滿足了。終於也過了八年。這八年來，我們開始談死亡的問題。她說，她希望先我而離去，若我先離去，她會受不了，她只能跟着我走。我說，好吧，就讓你先走吧。她終於如願了。有朋友説這是她的福氣，是我的災難。我想這是真的。倒過來她的悲哀恐十倍於我。

家中處處，常在恍惚中見到她的身影。無論在臥室、客廳、書房，腦中總飄來她的聲音。邊淌淚邊寫出這幾段懷想，也是稍稍解脱。讀者們願意讀，已是對我最大的支持了。

現骨灰暫放家中，靈堂中的照片在書架前，我寫的輓聯掛着。她仍與我作伴。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除夕促膝夜談

戊子年大除夕，兩個老頭子在台灣中部南投縣的一個小屋子裏促膝夜談。兩個老頭子都孤獨，兒女都已長大並在國外各自成家，老頭中一個剛失去老伴，另一個老伴多年來均遠在太平洋彼岸侍奉九十高齡的老母，只留他一人在台灣。兩個老頭雖孤獨，但人生從不寂寞，因一生有書本、文字作伴。兩人相識三十年，過去交談總離不開知識、思維、政治識見等範疇。然而，這個大除夕，都不談這些了。談的是過去從不涉及的話題：對家庭、妻子、兒女等等親情的回憶。

兩人過去都很忙，一生分給家庭妻兒的時間不多。除夕夜，他們竟不約而同地講到，過去忙於做學問、寫文章、處理種種事情，當時覺得那些事很重要，非要優先於家務事不可。現在回想起來，其實許多事並不那麼

重要，而家庭、妻子、兒女的相聚，過去了就無法追回來，留下的是絲絲遺憾與唏噓。

剛失去老伴的老頭，追憶妻子一生在事業上給他支持，但他對家庭、對妻女，除了提供生計之外，關懷不夠，家務事也少幫忙。家庭擔子是妻子一手挑起的。另一老頭說，自他第一個兒子誕生，妻子就不再工作，全力照顧家庭，兩個兒子長大後，聯同母親向他挑戰，他說自己是孔夫子的產物，即堅持父權倫理。後來，他終改變，在兒子結婚當天，他公開表明要把兒子當朋友，關係有所改變，但已嫌稍遲了。是的，兩人最終都把妻子兒女當作終身朋友，確實是「夕陽無限好」，但臨老也喟嘆：「只是近黃昏」了。

黎智英在一篇文章的結尾說：「現代人都只重視看得見、數得清楚、量度得準確的事物，反而把看不見、摸不着的親情和快樂拋諸腦後。一定是這樣才叫進步嗎？我們是為快樂而活着，還是為進步而活着？」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日

春節在埔里

前文講到的兩個老頭子，一個是我，另一個就是在中文大學任教二十多年的翁松燃教授。

翁教授九九年從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退休，就轉往台灣的暨南國際大學繼續貢獻餘生。雖屬老朋友，但平日交往不多。零八年十二月他來港開會，我雖日夜奔忙於醫院照顧病妻，也與他匆匆會面談了約一小時。妻子去世後，他發來電郵，問我要不要走開一下，可去暨南大學住幾天。我因春節要避年，也想找個僻靜的地方獨處，於是經聯絡後就在年廿九到他那兒去了。

廣州有暨南大學，台灣也有，是在台灣中心點的埔里，那裏山明水秀，附近有日月潭、中台禪寺等名勝。我原不想旅遊，在仍然鬱卒的心緒

下，對名勝也不怎麼有興趣，只求安靜。再說兩個老頭聚首也熱鬧不起來。

松燃兄想讓我散散心，我不想辜負他的美意，就由他開車去看看中台禪寺、日月潭、玄奘寺、文武廟、慈恩塔，晚上還登上了「台灣地理中心碑」。本想安靜地坐在房間沉思冥想，結果到處去了幾天，也得以暫時把愁悶放開。

中台禪寺落成於二零零一年。許多人都介紹過，這裏也不多談了。只覺這佛寺的建築很現代化，當然有它的寓意，但外形不像我過去在大陸、日本、韓國所見的佛寺。全寺用大理石建成，外觀與設施都備極豪華，院內多巨樹，是世界各地運來栽種的，據說運送及栽種費用平均每株要十萬台幣（約二萬五港幣）。

寺內到處有「功德箱」，以供善信奉獻。也有許多旅遊紀念品出售。宗教在台灣，是資金龐大的產業。這種標榜「不牟利」的慈善產業，看來在大陸是一個有待開發的市場。

二〇〇九年二月三日

從濃酒到苦酒

剛過去的農曆正月十五，元宵，是中國傳統的情人節；而後天新曆二月十四日，是西洋的情人節。寫這篇短文是在中西兩個情人節之間。而「情人」這種具體的人生經驗，似已離我遠去，但最近又回來了。

因為，在我年輕談情的歲月，大部份是在「思念」中度過的。而現在，又回到「思念」的歲月。只不過，那時我的思念，正如我曾寫過一首詩的其中一句：「思念是濃酒。」而現在，思念則已變成苦酒了。

我不後悔從濃酒到苦酒的變化，因為這就是人生。從思念到情人，到妻子，到終身朋友，到終須死別，又回到思念，實是人生的循環。

濃酒般的思念是「醉」，即醺醺然的「心醉」；是充滿期待，是追求，是探尋未來，是不確定。苦酒般的思念則是回味往事，是舊時種種情境的

縈繞，是「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濃酒易醉，苦酒回甘。易醉的濃酒或會帶來天雷勾動地火的短暫刺激。那刺激若不回到細水長流的經營，如不投入關懷、耐心與近乎無私的愛，那麼酒醒之後就一筆勾銷，再也無法沉澱下來，成為人生中順境時能分享快樂、逆境時能攜手共對的終身侶伴了。

美國開國元勛之一的富蘭克林說過：「世上只有三位最忠實的朋友：老妻、老狗和現金。」

我不養狗，而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之下，相信許多人都相信「現金」是最忠實的朋友了。至於老妻，恐怕沒有到老齡的人，未必知道她是如何難以形容的忠實。她在的時候，你或不怎麼覺得她存在；當她不在了，你反而會覺得她無所不在，每天啜飲思念的苦酒，你會覺得苦的味道在唇舌間、在記憶中保存最久，有時也會感覺到苦味回甘。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二日

愛情與投資

情人節剛過，時尚講愛情。金融風暴幾乎讓所有人損失金錢，故時尚也講投資理財。愛情與理財，能否連在一起去思慮呢？零八年看過美國經濟學者、專欄作家Ben Stein的一篇文章：*Lessons in Love, by Way of Economics*，就嘗試把愛情與理財這兩個領域融合起來。

他說，經濟學是研究如何分配稀有商品與勞務的一門學問，這世上還有甚麼比愛情更稀有珍貴？愛情不僅稀有、難得，而且往往相當脆弱。他說他雖在大學讀經濟，並一輩子從事經濟分析，但其實主修的學問是愛情，其次才是經濟學。

一般來說，愛情收益與你投放的時間和心力成正比。如果你投入的是

關懷、耐心與無私，那麼你會得到這三種收益。在證券市場上，你必須用心選擇優質的股票，找到了就長期持有，一旦變質趕快脫手。垃圾股就同垃圾愛情一樣，有人認為投機垃圾股是發財捷徑，而垃圾愛情也是表面很亮麗，但垃圾終究是垃圾，最終若不拋棄就會沾得一身穢。

想投資賺錢就要好好做功課，想擁有美好愛情也不能指望運氣，而要用心經營。對大多數人來說，愛情不太可能分散投資。長期的感情關係應該從一而終，不能心懷二志。就像做生意，如果是獨門生意的話，想不賺錢也難。

若在股市上做當天炒進炒出的即日鮮，大多數人會輸光離場。成功的愛情投資也需要長遠的眼光，霎時衝動終究不如細水長流的兩相廝守。

愛情與投資都要保持務實心態，期望過高，就很容易失望落空。如果你已擁有美好的情感關係，一定要好好珍惜，不要見異思遷。就像手裏持有績優股一樣，不要輕易放手。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六日

我不忘憂

科學家發明了「忘憂藥」，據說吃了可以幫人抹掉痛苦記憶，驅去腦子裏的創傷經歷，回復一個快樂的人生。在講到痛苦記憶的壓力指數時，最高的指數一百是「喪偶」，而這正是我現在受到的痛苦壓力指數。如果有「忘憂藥」，我會服食嗎？

我不會。我不願把痛苦驅走，不願把這個「憂」忘掉。不錯，我必須回復正常，去過自己的日子，但我不能犧牲對過去的記憶。對我來說，儘管記憶中的甜蜜部份也已變成了傷痛，但對記憶不離不棄，是我對人生的堅持。沒有這份堅持，再快樂，也如行屍走肉般沒有意義了。

人類活得比動物要累，而且不快樂。一隻狗，每天追着自己尾巴，可以不斷重複而快樂，不會厭倦。但人有語言，有思想，有記憶，不願老

是重複一些簡單動作並以此得到快樂。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誰叫我們是人呢？

李白說，「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憂，其實正是人類進步的動力，曹操的「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沒有憂，就沒有他的《短歌行》，就沒有他的雄才偉略。

被中國讀書人視為典範的范仲淹，在他的《岳陽樓記》中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沒有憂，就沒有范仲淹，沒有《岳陽樓記》，沒有許多讀書人、文化人畢生從事志業的動力。

沒有苦悶，就沒有文章，如果我忘了憂，也就等於忘了自己，這一輩子白活了。我的解憂之道，是要「不以己悲」。所以恢復寫政論。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忍住哀傷面對人生

「馨香宴」是葉潔馨和香樹輝每年一次的「春茗」。許多傳媒朋友，不分左右，都會出席，因為這是沒有任何企求的純粹的歡聚。我幾乎每年都去。但今年（二零零九年）猶豫了。

一種很奇怪的心理：當心中仍常感傷痛的時候，不大想見人，尤其怕人多熱鬧的場合。這幾個月，我已婉謝了許多約請。

Kitty（葉潔馨）親自打電話來，希望我出席去散散心，她講到她母親的逝去帶給她的傷痛，她自己有一家公司，不能躲起來不顧，只好忍住哀傷面對人生。她知道我開始寫作了，但她希望我仍要跟朋友們見面，與社會接觸，才能走出哀傷。

她的道理我也明白。事情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誰都懂道理。不過，我真是很感謝她的好意，所以決定去這個「馨香宴」了。

Kitty 是傳播界名人，找一些無線拍的經典劇集 DVD，都會看到監製是她的名字。從無線到商台，到自己設立公關公司，她對朋友都很熱心。而且熱心不是表面的，而是真的用了「心」。（零八年）十月底，妻子進了聖保祿醫院，Kitty 知道後，立即為我安排讓妻子住進瑪麗醫院腫瘤病房。當瑪麗醫院表示已無法治療時，她又立即為她安排住進腫瘤康復中心。她是真的幫了忙。儘管到頭來，逃避不了命運的必然結果。但我心存感激。

公關很重要。但做公關也有為難處，就是你不能不為聘請你的公司說好話，即使這公司的一些做法引起社會質疑。不過，Kitty 的公關工作，主要是提供一個讓聘請者與傳媒溝通的渠道，她從不向傳媒硬銷甚麼，所以跟她或她的公司交往，你會很舒服。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對應》自序

二零零八年七月次文化堂出版我的政論集《放逐》後，據說銷售與反應尚可，於是就打主意想出我發表於《蘋果日報》「名采版」的小品文。小品文大多是隨手寫來，寫得輕鬆的文字，一般來說讀者也看得輕鬆，沒有沉重感。不過雖是「微言」，卻也未必不含着點「大義」。所以我就同意了。這本集子，因為好多篇都講中國文字中的對聯，就以《對應》作書名。人生嘛，本來就是要不斷對生活中發生的種種事作回應。

誰料出版社在零八年十月底排出了書樣交給我校閱時，我生活中就出現了讓我極受煎熬而必須「對應」的事：與我結伴半個世紀的妻子發現罹患癌症且已擴散。我不得不停下多項工作，日夜奔走醫院照顧妻子。書稿也只好擱下了。到零八年大除夕，她終於撒手人寰，我經歷了生命中的至痛。

我一貫崇尚理性，讀過許多也寫過不少參透生死的文章，但勸說別人都比較容易，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就困難了。人與人之間的痛苦是難以相通的。「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這是我二十年前在一篇文章中寫過的一句話。這句話在今天我才有真切的體驗。一時間我萬念俱灰，覺得這世上沒有了她，甚麼事對我都不重要了。我只想早日與她重聚，或在天上，或在來世。

我想我若是旁觀者，我不會鼓勵別人以這種消極態度對應人生。我相信人死後是還有靈魂存在的，而她若有靈，我這樣的對應會使她靈魂不安。於是我抖擻精神，勉力要做些事。讓這本書稿成書，至少可表示我沒有在感傷中沉淪，也許可使她的靈魂得到慰安。

對應，是啊，想不到這本小書的出版過程就在自己人生中出現最困難的對應。長歌當哭，我為她寫的悼亡文章，也附在書後。就以此書，獻給亡妻梁麗儀，盼她一路走好。

二〇〇九年三月四日

讀友助我重新站起來

親人離世後，頓然失去生活重心，不僅感到生存沒有意義，而且也失去了讓生活繼續下去的自信。十天後，我開始恢復寫《蘋果日報 • 名采》專欄，但滿腦子的悼亡與思念，實寫不出其他內容的文章。只能以個人私密的感情世界開始。實際上是為排遣個人愁緒而寫給自己看的文章。

五十多年寫作生涯，我從來都很有自信。但開始寫「悼亡八篇」時，卻失去了自信。我寫下一句：「不知道讀者們是否願意聽我的故事。」反應讓我驚奇。我收到了一些讀者的電郵與來信，他們回應我這句話，說他們願意繼續讀我與麗儀的故事。他們不僅寫下了勉勵和支持我的話，更有不少人以親人離世或自己在癌患中走出來的親身經歷，鼓勵我要

抽離傷痛，重新站起來。我一向認為，「感同身受」是不存在的誇大之言。然而，從他們來信的文字中，我體會到「感同身受」。而且，沒有任何好處使他們覺得需要寫這樣的信。

不要小看自己做的一件小事，它對我的意義真是很大。這些信幫助我重新站起來，對自己的寫作恢復信心，知道自己仍有生存的價值。

為了表示對這些讀友的感謝，我選在二零零九年三月七日下午二時至三時，在彌敦道六一二號好望角大廈十六樓的新亞書店，與他們會面，並贈送我的新書《對應》。曾來信而沒有附地址的讀友如君、阿根、謝越芳、沈培金、胡家鏗、亞有、好意，謹借此篇幅代約了。

在這段期間沒有給我來信的其他讀友，你們繼續閱讀的默默支持，我也心懷感激。如果願意見見面，也可以前來。我願意與你們交談，及為你們買的任何一本書簽名留念。

二〇〇九年三月五日

一個普通人感謝感恩

一位中年男子，請我在新出的書上，寫上他妹妹的名字作上款。他妹妹的名字也是「麗儀」。我心中一陣收縮。他看到我的神情，說：「對不起。」我說：「沒關係，這是你妹妹的名字？」他點頭。我寫上了，手有點抖。

送書會只發了二十封信，結果來了許多人（有人估計有二百人），排了好長的隊，讓我有點慌亂。許多人送了咭片，也留下了信，甚至送了花，還有果仁。回到家，才有空把這些信拆看。在一位名叫羅世國的讀友信中寫道，讀我的（悼亡）文章，「是對我亡妹（麗儀）的一種寄念。明天（零九年三月八日）正是麗儀逝世一周年，我會把自己收藏起來，細味我和麗儀往日生活的種種點滴。不論怎樣，我願永遠和你『感同身受』。」

麗儀這名字很普通，有人同名一點不奇怪。但我在書上寫上款時，沒有想到他妹妹為甚麼沒有來，讀信後才知也是一段傷心事。難得兄妹情深。因為同名，我與他確有多一層的「感同身受」。只是不知他要如何處置這本書。

一些信講到自身的遭遇，使我覺得相比之下我的一生不僅不算坎坷，而且可稱順境了。張晶晶女士來信寫零三年她丈夫心臟病猝死，她開始不斷工作，經過三年多，才從傷痛中走出來，她敘說自己對人生的體會，充滿哲理，我原先以為自己懂得生死的道理，只不過發生在自己身上難以接受罷了。讀了她的信，再次悟到：人生哲理是探求不盡的。

有讀友拿來了十年前停刊的《九十年代》雜誌，有書法家寫來了條幅，有人拿了《九十年代》一位同事當年寫給他的結賬的信，要跟這位同事見個面，而她正好也來了。太多有心人了。我感謝感恩。我只是一個普通人。在我看來，你們給我的，比我給你們的多。這是實話，不是妄自菲薄。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日

陪你到最後

城邦（香港）的吳芷琴小姐常送書給我。不久前收到她的電郵，說「因不知就裏，年底前送了不應該的書予你，請諒！」

我知道她說的，是一本荷蘭人寫的書《陪你到最後》。收到時，正是我陪妻子度過她生命最後階段的時刻。拿到這本書時，真是不敢讀，因為不敢面對，當然那時也是由於每天跑醫院而疲於奔命。

妻子走後，心情落寞，也仍然不大敢讀這本書。最近拿起來讀，竟連續兩天幾乎一口氣讀完。這是作者Ray Kluun根據自身的經歷寫成的小說。它不是一個單純地陪伴妻子度過癌末至辭世的故事，而是面對不久人世的妻子，一方面不離不棄地陪伴，另方面卻又誠實地寫出，在這種心理壓力

下，作者內心的恐懼與焦慮，害怕孤獨，害怕失去，竟選擇一次一次的婚外出軌去釋放心中的壓抑，尋求短暫的解脫。這樣的愛，到底是不是愛？一邊讀，一邊心中會有這樣的疑問，但卻不能不欽佩作者的誠實與勇氣。

作者自稱他有一種心理病，就是「孤獨恐懼症」，這種病使他無法克制地不停向外尋歡。他美麗的妻子一直知道他有這種病態心理，但總認為自己可以用愛讓他排除這種孤獨感。然而在面對妻子重病而又無能為力的壓力下，他的心魔反而更熾。不過，看似矛盾衝突的愛與背叛，卻在死神面前不再是矛盾了。作者在陪伴妻子時的一段段誠實又溫暖的對話，使讀者看到愛情中不完美的部份。但誰說不完美就不是愛情呢？

我想許多人都無法接受愛與背叛可以共存，但陪伴所要承擔的壓力與無助感，卻真是難以言宣。它既不溫馨也不動人。它讓人在心中不斷由生命的無常而質疑愛情的永恆。唉，永恆若是錯謬，那出軌又算甚麼呢？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七日

失去比從未得到要好

麗儀住院兩個月離世。在這兩個月裏，我多次強忍但仍控制不住在她面前流淚。不過，讓我奇怪的是，我沒有見到她流淚，她沒有出現難離難捨的情緒。我想，面對死亡威脅，當事人與身邊人的感覺真是不一樣。

在《陪你到最後》一書中，女主人公卡門面對死亡，使她對當下的疼痛，甚至丈夫的背叛，都不再絕對地無法忍受。她說，相對於更多病友的丈夫，自己丈夫的表現已堪告慰。也許感情不應放在比較的天平上，但在生死關頭，這種因比較而帶來的慰藉卻十分自然。

面對死亡的威脅，一個人最常想到的是甚麼？卡門在寫給不到三歲的女兒的信中說：「人生可能會有一百種理由讓妳無法完成妳想要做的事情，但是當妳真正想做的時候，一個理由就夠了，如果錯過了，以後一定會後悔，因為所有妳做過的事情最後都會讓妳學到很多。」



2006 年同遊北京，在一個院落休息。

人在瀕臨死亡時，想到的不是自己一生做過甚麼，而是有甚麼事是想做而沒有做的。許多男人都會在這時候想到過去忙於事業而忽略了妻子與家人。女人或會想到自己花太多時間在家人身上而沒有追求自己事業的成就。但都太晚了。

作者對妻子離去，引用十九世紀英國詩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一句話說出他的感慨：「有的時候失去一些美麗的東西是好的，好過失去一些你從來沒有得到過的。」

從來沒有得到過，當然就無所謂「失去」。但從來沒有得到過美麗的東西，怎麼比得上曾經擁有過而儘管已失去呢？麗儀曾經美麗過，她歲數大了，老太婆了，在我眼中也仍然美麗。我失去了她，也總比從沒有得到過她好。

一生當奴隸的人，也許從不知道自由的可貴，但得到自由的人，則是寧死也不願再做奴隸。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八日

要恢復看電影了

要恢復看電影了。過去好幾年，每逢周末，我都與妻子去光顧早場，票價便宜又有長者優惠，影院座位舒適，聲光高水準，而且在影院才能集中精神欣賞好戲。在家看DVD，精神總不夠集中。當然也常會遇上爛戲，那也無所謂，當作在影院休息。

有四個多月沒進影院了，怕一個人走進去又觸發傷心事。但近來看報上評論，知有好戲連場。既要恢復過正常生活，就要突破孤獨感，因為現實就是今後自己必須獨自生活，也必須包括獨自進場看電影。

選看甚麼戲呢？幾位愛上影院的朋友，各自推薦，最後幾乎一致認為，我走出獨自觀影第一步，還是選看《一百萬零一夜》吧。不過，我了解

自己的個性，《一百萬零一夜》會很熱鬧，太熱鬧我的精神反而會不那麼集中。我自己從報上評論，選了《讀愛》和《驚世真言》。這兩部片都沒有令我失望。尤其是《驚世真言》，可說對準了我多年來關心的問題，《讀愛》已有不少評論了。影片中讓我最受震動的一句話，是漢娜被當作戰犯受審，問法官：「不然，你會怎樣？」

當時，法官提到納粹當政時，漢娜作為女集中營的警衛，一次遣送時被困在教堂，遇上火災，漢娜堅持不打開門鎖讓囚犯跑出去，以致奪去三百人命。法官質疑她沒有人性，她反駁必須遵守規定，打開門鎖會秩序大亂。她反問法官，如果你處在我的地位，「你會怎樣？」

法官左右相覷，靜默無言。一個普通人，在獨裁政權下擔任低級職位，只能按規定工作。出事後，人人都可以對她加以道德審判。但她能怎麼做？若你是當事人，「你會怎樣？」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她永遠活着

「今天，三月三十日，我將伴着我三個月的你的靈藏，亦即骨灰，帶來加拿大卡加里下葬，在這個山景墓園的一塊地，讓你入土為安。今天陽光燦爛，白雪皚皚，小雷、世德、啟時、啟新都在。小培在立碑後會來。來參加葬禮的有你大學同學何如韞、董家文，好朋友郭華，和卡加里民促會的十多位朋友。香港與深圳共三對夫妻送了花籃。這裏地方開揚，可遠望群山，你可以好好安息。我每年至少會來探望你兩次，直至我也陪伴在你身旁。

「和靈藏一起放進小棺裏的，除了你幾件衣服，還有我的一本書《對應》，裏面收有我為你寫的輓聯和八篇悼亡文章。被放進小棺的，還有你的

學生鄒洪寫的一首詩，她在詩中寫道：

「在我的心裏，／她永遠活着，／因為她，／給了我百合般純潔的童年和歡樂。……她留下最後的微笑，／安詳地去了，／告別太陽，／告別生命，／告別蹉跎的歲月……讓我撒下這泥土和玫瑰花瓣，／寄託永恆的追思，／她，／是我最愛戴和崇敬的恩師，／也是一束令人神迷的花朵，／她，／永遠是我們心中的一首歌！／安息吧，我的老師，／我永遠忘不掉您昔日濃重的身影，／深深的懷念如燃燒不熄的篝火。／您雖然離開了塵寰，／但在我心裏，／您永遠活着。／永遠愛您，／一直到四海枯竭！」

以上是我在卡加里的墓園，將麗儀骨灰安葬時，所講的話。我盡量想平靜地說，但仍然哽咽難言。那個安放骨灰的小棺蓋上，緩緩放進泥土的深坑中。送行的約二十位親友，在上面扔下白玫瑰鮮花，然後覆蓋上泥土。我用手帕捂住臉面，旁邊長得比我高的男外孫，紅了眼睛。……在我們心裏，她永遠活着。

二〇〇九年四月一日

今後只在心頭了

香港為找個地方安放靈藏，也不容易。殯儀館建議我去找的地方，看過實在不忍心把骨灰甕留下。政府的靈位不多，申請要等候逾年，於是我的悼亡八篇最後一段說：「骨灰暫放家中，靈堂的照片在書架前，輓聯掛着，她仍與我作伴。」有讀友來信說，希望我「盡早把靈堂撤去，把輓聯收下，一切封存箱內。往事並不如煙，但何妨深埋心底？」

有骨灰甕在家，我會感覺她存在嗎？怎麼說呢？有這物體與沒這物體，在家中任何地方，她的音容都會飄來腦際。至於「她仍與我作伴」，自我安慰的話罷了。正視事實吧，她不在了。

其後有友人對我說，如骨灰放家中，即「靈藏」未去，恐她走得不安。

我想到「入土為安」這句話，就打電話問在加的女兒。她說她早有此意，實際上也打聽過卡加里當地墓園的狀況了，只是怕我難捨，所以不敢提。我於是決定把骨灰移葬加國，方便在北美的兩個女兒前往懷思。也許孫兒也會去一下。再下一代，就不必想了。

很好的墓園，離市區半小時車程，廣闊開揚，可遠眺卡加里下城，和遠處長年積雪的洛磯山脈。一墓地有四呎乘十呎，可容兩個靈藏小棺綽綽有餘。我預留了自己的歸宿。墓碑約三數月後完成，我也預寫了自己的名號。

沒有甚麼儀式，只是懷念，然後讓小棺入土。這兩天卡加里晚上都大雪。積雪深，但白天就放晴了。陽光下一片白茫茫，彷彿象徵她一生潔白無瑕。我依依不捨地離開墓園。

女兒說，總算了卻一樁事，你今後安心了吧。

事是安了。心呢？是的，今後她只在我心頭了。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日

只是當時已惘然

張愛玲的自傳小說《小團圓》出版，有人說她只記得當時的惘然。許多人常引用李商隱詩句：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李的原詩作於他逝世前不久，題為《錦瑟》：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李商隱只活了四十七歲。這首死前之作，有人說是「凝縮着詩人匆匆一生裏的跌宕流離的命運，失落沮喪的際遇，諱莫如深的情感，夢幻綺麗的愛戀」。古往今來，不少人煞費心思，絞盡腦汁，希望能從這首詩中更多地發現詩人，更深地理解詩人。但詩境朦朦朧朧，依稀彷彿，似有似無，感覺得到，捉摸不着，可以意會，不可言傳。文學研究者空費推敲。我沒

有推敲，但一直被「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這兩句觸動，喪妻後，追憶更是徘徊腦際，揮之不去。朋友有時還會覺得我魂不守舍，常常神色惘然。

近代學問家梁啟超坦率說出他讀這首詩的感受：「義山的《錦瑟》、《碧城》、《聖女祠》等詩，講的甚麼事，我理會不着。拆開來一句一句叫我解釋，我連文義也解不出來。但我覺得它美，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一種新鮮的愉快。須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飲冰室文集》）

梁啟超大師，坦承自己並不「理會」詩中「講的甚麼事」；坦承自己「解不出來」「一句一句」的「文義」。但是，他覺得美，精神上得愉快；「美是多方面的」和「含有神秘性的」。

梁啟超讀《錦瑟》之道，是讀文學作品的不二法門。尋章摘句，溯古探源，總想弄通作者真正含意，可能有做學問的趣味，但沒有了領略、欣賞文學作品「神秘性」的趣味，也無從陶冶自己的文學品味。黃春明說，作品被學者分析來分析去，都好像不是他的作品了。

所以，讀文學作品，保持朦朧，帶點惘然，才有味道。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日

淡味最堪追憶

前文談到「此情可待成追憶」，忽想到，甚麼是最讓人追憶的「情味」呢？

情也有味。通常我們說的五味是：鹹、甜、酸、苦、辣。小孩子最喜歡甜，長大了就鹹、酸、苦、辣各有所愛。西方人比較嗜甜。在「情」方面，西方人把自己親愛的人稱之為「蜜糖」（Honey）。在我看來，甜大概代表熱戀期的情，可稱為甜蜜蜜。婚後，從新婚到產生結晶品，就不是甜，而是有滋味的時期了。據烹調專家說，烹調的要訣是要控制鹹味。若喻之情味，那麼鹹就是婚後開始那段日子的味道。酸，有現成的詞語「拈酸」，可喻為有第三者介入或懷疑被介入時的「滋味」，這味道不怎麼好受，但拈

酸而雨過天青之後，也是一種可堪追憶的「情味」。辣，那就是爭吵、衝突的火辣味道了。不過，牀頭打架牀尾和，辣也未必不是一種可追憶的情味。至於苦，那是生活壓力、貧賤夫妻百事哀之苦，又或是遭到外來壓力之苦，比如夫妻中一人吃官司，或因故受傷，又或遭到政治壓力。

最讓人「追憶」之情味，我過去認為不是甜鹹酸辣，而是苦。因為苦是二人共同承受，是要相互支持的。因此，我們的回憶，多徘徊在苦事之中。不過，最近我反覆回味咀嚼的，卻是五味之外的「淡」。年輕人不會喜歡淡，會說「淡出鳥來」，太淡就要「出鳥」了。到老了，二人相依相傍，講講無聊的閒話，過過無驚喜也無驚慌的日子，卻會「淡出味來」。對我來說，「此情可待成追憶」的情味，正是晚年的淡味。

飲食也一樣，我漸喜歡帶點苦和清淡的菜餚了。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失去」的心理狀態

心理學對一個人的「失去」，認為會經歷五個步驟，首先是「否定」，即不相信、也不接受事實；繼而是「憤怒」：為甚麼是我？為甚麼我沒做錯甚麼，上天要這樣對我？再下來是「沮喪」，萬念俱灰，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氣；然後終於面對事實，不得不「承認」；最後就慢慢「療傷」。否定、憤怒、沮喪、承認、療傷，是面對「失去」的心理上五個階段。心理學認為，「失去」，包括失去職業，失去健康，失去親人。

近幾個月，我在心理上也經歷上述五種狀態，不過不是分階段地經歷，而是混合着經歷。比如我一方面承認事實，接受事實，另方面又常常否定事實：有時會覺得她的離開不是真的。她的衣服雖絕大部份被女兒

處理掉，但剩下的卻不想動。她的用品，包括她吃的藥、她的牙刷、她的書、她的電腦、她的記事本，都放着像等待她回來。憤怒則常是對自己憤怒，憤怒她病重的那兩個月是不是有些事我做得不好，做得不對，甚至做錯了？也時有沮喪，唯一可以療傷的事就是寫作，因為寫作需要集中精神，可分散對她的懷念。

幾乎做任何事都會觸發記憶。比如在女兒家看到一樣她用過的東西，或看到過去她為我準備的一瓶藥油，都引起聯想。比如讀書讀到一行字：「我從不相信奇蹟，但為了你我願意相信，為了你，我期待奇蹟。」這是《陪你到最後》一書引用的一句話。我立刻想到在她病重的兩個月，我對我一貫不相信的事，都盲目相信，任何人提供的偏方，我都想嘗試。

據說在金融海嘯中，許多人失業也有那五種心理狀態。失業的人都羞於啟齒，我失去親人，也不想見朋友。好像是失去者的錯。其實都沒有錯，只是厄運來了而已。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人總有軟弱的時刻

許多公司都裁員，失業狀況愈趨嚴重。實際上，不少人雖失業，但靠儲蓄過日子仍可撐相當時日。只是心理上難以接受，也就是經歷前文提到的否定、憤怒、沮喪、承認、療傷五個面對「失去」的心理狀態。

美國 NPR 廣播網的資深記者 Ketzel Levine，零九年初製作了「美國人的勇氣：我們如何度過難關」的系列報道。內容講到一位牧場主人把自己的靈魂——牧場和牛群拍賣而老淚縱橫；一位失業的職業婦女付不出房貸，自殺了結，在桌上擺了自己的保險單，交帶子女拿保險金去付房貸；一位曾在金融界任職的印度裔父親失業後，舉槍擊斃三個兒子、太太、岳母，然後吞槍自盡。而最讓 Levine 震撼的是，就在她製作這一系列報道的

時候，她自己竟也被公司裁員，與其他共六十四位同事都同受失業之災。一位資深記者，又正在製作「美國人的勇氣」，殘酷現實卻讓她的勇氣受到考驗。她開始也同許多失業者一樣，羞於向朋友與聽眾講出自己被裁的事實。然而，她終於克服了心理障礙，她說，失業者首先要知道自己只是千萬失業人口之一，「你沒有錯，只是時機不好」。她覺得越不告訴人自己失業，窩在心裏就越悶，終於她想到要有勇氣告訴別人，與親友分享，甚至公諸於世。Levine 在節目說出自己的故事後，聽眾不斷打電話進電台，千百封電郵湧至，她說：「誰不曾經歷喪失、背叛、羞辱？倘若失業成為禁忌，人生其他困難怎麼解決？……承認自己軟弱，是堅強的開始。」

人總會有軟弱的時刻。我一向認為自己堅強，但那一段時間我才知道自己感情的脆弱。我想過去自認的堅強不是真的，現在才是堅強的開始。我希望其他正經歷種種「失去」的人，也從承認軟弱，開始自己的堅強。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對死亡的「大悟」

電影結束了，銀幕上開始打出字幕。有觀眾已站起來準備離開。銀幕上一邊出字幕一邊重複禮儀師為遺體換衣服、抹身等全神貫注的動作。這動作已在電影中出現多次，但奇怪的是觀眾卻像看之不厭。我也看之不厭，站起又重新坐下，直到這「納棺」的動作全部完成而字幕也全部打完。

一個多月前就知道《禮儀師之奏鳴曲》這部電影。一來出門在即，二來送走親人不久，不想看專講葬儀的電影，以免勾起傷心事。從美加回來後，發現這電影還在幾個影院每天放一場，於是就去看了。

沒有悲傷，反覺輕鬆了些。主角在電影中的名字是小林大悟。通過從事這被稱為「厭惡性行業」的為遺體「納棺」的工作，他對生死「大悟」，對

人生「大悟」，對幼年時離他而去的父親的關係「大悟」了。而他的美麗妻子，原不諒解他從事這種行業，卻在一次目睹他為一個澡堂老闆娘「納棺」的過程中也「大悟」了。我原來自問對生死都有瞭解，但看了這電影還是有了「大悟」。主角這名字真起得好。

存在主義認為人一生下來，就註定要走向死亡，這是任何人無法擺脱的悲劇命運。電影中主管火葬焚化爐五十年的老者說，死亡是道門，把死者送出門，是讓他到另一個世界，這是生死循環，不是悲劇。

為遺體化妝，屬厭惡性行業。中文有以「殯儀館的化妝師」來嘲諷某種無意義的「政治化妝」。然而，日本從事這行業的禮儀師，是如此認真、專業，他們全神貫注地為「悲傷的離別」留下「最美麗的容顏」。那是極有意義的化妝。

人要「學會死亡」，才知道應怎樣活着。這電影沒有帶給我沉重，我反而感到有所解脱。

二〇〇九年五月七日

女兒們的媽媽

她生前不喜過生日。說一到生日，就意味又少了一年，那頭也靠近一年。

過母親節，她是無可無不可。有一年母親節，我和她外出回家，見門口擺了一大籃花，原來是在美國的女兒通過花店送來的。她立即打電話給女兒，怪她為甚麼花這寃枉錢。我跟她說是女兒心事。她說送點實在的東西不是更值得？我沒跟她爭。但我知道，女兒惦記着她，她心裏是欣慰的。

每年她生日，跟女兒講好了，即使來電都不說「生日快樂」。但每年母親節，總是接到兩個女兒的電話。今年（零九年）母親節，女兒的媽媽不在了。她們未必會來電吧。我既想她們來電，又怕她們來電，因為講起她們

的母親，我仍然心痛。

一女在加，一女在美，好多年了。過去她們隔三兩天就會打來電話。若是我接，她們跟我沒有講幾句，就問：「阿媽呢？」後來，我知道她們想跟媽媽說話，所以沒兩句就說：「阿媽來了。」把話筒交給她。她們母女東講西講，扯個半天。我看她講得開心，我也開心。

女兒總是跟媽媽親一些，我跟她說。她安慰我說：跟爸爸也親，只是媽媽比較多話題罷了。我說，也是。但其實我知道，她曾在非常困難的政治環境下，單獨帶着兩個女兒，母女間多了一層患難與共的感情，而且不管壓力多麼大，工作多麼重，政治氣氛多麼不近人情，她都沒有放鬆一點點做母親的責任。她們母女情深，直到我和她老了，女兒也結婚有孩子了，她們母女三人還是有說不完的話。

她在生時，母親節似乎跟我無關。她不在了，母親節反倒與我有關了，因為這一天我深深思念兩個女兒的媽媽。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一日

母親無處不在

「上帝不能無處不在，因此祂創造了母親。」

這是一句猶太諺語。我在母親節這天讀到這句話，不覺尋思良久。這是一句越想越感人的話。

上帝確實是不能無處不在的。你向祂求助時，祂未必可以關顧到你。但對子女來說，母親是無處不在的。只要你有困難、有問題，你叫「媽媽」，她一定會盡可能出現在你身邊。

女兒長大了，在外國結婚也有自己的子女了。但有一次女兒對我說，「我有病，或生育時陣痛，我躺在病牀上，總是想到媽媽。」當然，媽媽遠在香港，不能就近照顧她了。但她在心理上還是依附媽媽。

女人做了母親，她的愛，她的關顧，幾乎肯定把第一優先放在子女身

上。老公就居於次要地位啦。當然也有例外，比如老公背叛，或者做媽媽的移情別戀，尋找另一份感情，那時說不定會拋夫棄子。

麗儀對此十分執着。她認為做了母親，不管是在怎樣情況下，都不能放棄做母親的責任。我對此則較為寬容，我覺得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當媽媽的也是一個人，不能要求她把自己的幸福追求全部犧牲在照顧子女身上。我們意見不同，也許是因為我不是母親。

女兒成家後，麗儀的第一優先似有轉移，女兒有一次對我說，「我有好東西（通常是食物）一定先留給兒子，絕不是老公。媽媽不是，她總是先留給你。」我說，「怎麼會呢？你們是她的寶貝女兒。」但，留意一些，似乎女兒所說是對的。女兒早就不需她照顧了，而她對我的愛則帶着母性。現在，關顧我們的人去了。

母親節，滿街的母親拿着花，帶着小朋友。上帝創造了母親，她無處不在，即使走了，仍在我們的心中。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二日

獨處，卻不孤獨

英國《太陽報》說，ＭＪ（米高積遜）「活得這麼不開心，孤獨」。孤獨，與不開心，似乎是相連的。

一直以來，「人際關係」被視為幸福的關鍵。彷彿有一段美好的人際關係，我們的人生就臻於圓滿。社會上普遍認為，一個喜歡獨處、不喜與人群接觸的人，八成有某種精神上的缺陷；一個極度內向的人，也比極度外向的人不正常。醫學上還有一種「自閉症」，怎樣鼓勵過於自閉的人，多參加社交活動，許多人認為是使一個人恢復正常的必要途徑。

老伴走了後，我現在經常獨處。女兒三天兩頭給我電話，怕我孤獨和不開心。不過，說來奇怪，除了跟三數個談得來的朋友聚首，我其實很享受獨處。獨處可以閱讀，聽音樂，更可以回憶和冥想。她不在了。獨處就

在冥想中與她在一起。

說到孤獨，我幾十年都忘不了捷克詩人里爾克（R.M. Rilke, 1875-1926）的一首詩。這首詩由前輩詩人柳木下譯成中文，發表在四十三年前（一九六六年）我主編的《文藝伴侶》上。題目就是《孤獨》：

「孤獨像雨一樣。／它從大海來迎接黃昏。／從遠隔的平原，／孤獨走向天空（天空永遠是孤獨的），／於是再從天上落在都會之上。／它在晝夜交替的時候變成雨滴。／當一切的街道都朝向早晨的時候，／當盲目的肉體和肉體，／失望而悲哀地分離時，／當互相嫌惡的人，／不得不共睡一牀的時候，／那時孤獨與河流同行……」

晝夜交替是最寧靜的時刻，這時的雨滴，就是孤獨的化身。細細咀嚼每一句，你可以體會到甚麼是真正的孤獨。我喜愛獨處，享受獨處，卻不孤獨。有書作伴，有音樂作伴，思念中有她作伴。真正孤獨是你不得不與一個嫌惡的人（廣義地）共睡一牀。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五日

雪泥鴻爪又一集

「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蘇東坡這首詩，前四句許多人都會背誦，並已演化為成語「雪泥鴻爪」。它不僅是指往事留下痕迹的意思，而更深邃的是說「鴻飛」已不復理會留下甚麼了。詩的後四句較少人提及，但近日常在靜夜裏於我心中低迴的，卻是這後四句。懷想昔日的坎坷，感慨人生無常。親人骨灰甕莫非老僧新塔？泛黃難辨的舊照，好比壞壁舊題。往日牽手同行崎嶇路，更常在記憶中。

零八年書展前，次文化堂出版了我的政論集《放逐》，當時董橋兄建議置梁啟超集宋詞聯於書前。零九年初出版小品文集《對應》，我適逢愛妻去世不久，遂置自撰輓聯於書前。現要出版另一本小品文集，於是我在書前引錄蘇東坡這首詩。它主要是反映我輯錄這文集時的心情。

這本集子名叫《思緒》，是我專欄小品文的又一合集。多是一時雜亂的思緒。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故雖雜思，也是我存在所留下的雪泥鴻爪。（零九年）六月底，麗儀離世恰半年。這半年我沒有一天不想念她。半年寫過的文字也常有走過傷痛的心靈掙扎。我把有關「走過傷痛」的文章八篇也附在書後。（零九年）農曆八月，是我父親百歲冥誕。也以《父親留下的字條》置於書後。一個人年歲越大，越會懷念與自己生活過的親人。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這一天

這一天，是兩個人的日子。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會知道、會記得這一天有甚麼特別。但這兩個人，五十多年來，沒有一年不記得這一天。從來沒有慶祝活動，從來沒有為這一天請過客。只是這一天，兩對眼睛凝視，二人心裏明白，牽手在外走一段路，然後幾乎整天談些往事。不驚動任何人，卻是每一年最珍視的一天。

五十二年前了吧。兩人間發生了一些事，於是就記下了這一天。三年後，結婚了，沒有儀式，沒有擺酒，甚至沒有註冊登記，只在報上登一段小小啟事。也選了這一天。這段小啟事剪報保留至今。後來在香港補辦了結婚登記，也選了這一天。

兩人曾分隔兩地二十年。自從有了那一天之後，不管多麼遠，不管多

麼忙，也一定要千辛萬苦在這一天會晤。有時假期到了，也硬要延兩天，必須在這一天一起過。

每年春節、新年、端午、中秋、聖誕節，有家人，有朋友。但不是兩個人的日子。情人節、七夕，也沒甚麼感覺。兩人的生日，孩子們都有點表示，但到晚年她不想提生日，說是又老了一年。母親節、父親節，女兒們記得，但他二人無所謂。只有這一天，孩子、親戚、朋友，沒有人知道，沒有人會提起，沒有人說要慶祝，他二人也不慶祝，但二人從來不會忘記。

去年（零八年）這一天，她說，還有兩年，就是結婚五十年了。我說，要兩個人單獨去那裏過幾天吧，她不想旅行，但也說好。

今年（零九年），她不在了，剩我一個，陪着她的遺照。除了晚上約了朋友吃飯，整天都沒有出去。愛情，是一個人的事。少了另一人，愛情還在。

這一天是七月二十五日。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沉緬過去與邁向未來

據說文藝復興時的美術大師米開朗基羅用大理石雕刻出著名的大衛像後，當地一位藝術贊助人一看到雕像，驚為天人，讚嘆地說：「你怎麼知道要這樣雕刻大衛？」米開朗基羅的回答是：「噢，大衛一直都在大理石裏，我只是把不屬於大衛的部份拿掉。」

美國暢銷書作家 Gail Blanke 在書名叫《丟掉 50 樣東西，找回 100 分人生》的書中認為，丟東西就是除去所有不相關的「大理石」；是突破人生路上的障礙，丟掉廢物和一切有形無形的雜物，開闢道路，帶着自己最好的部份，進入人生下一個輝煌的階段。

Gail Blanke 做「生涯規劃」的顧問工作，她說十幾二十萬人的經驗告訴她：只要丟掉五十樣東西，就會啟動某種奇妙的動能；你會在不知不覺中

把丟掉負面東西變成一種習慣，一種持續的心態。你會掌控自己的人生，生活再也無法擺佈你。要丟的不僅是物件，也包括看法、信念、回憶、工作、甚至某個人。

一、只要它會讓你心情下沉，或感覺不好，就丟掉。二、如果它只是擺在那裏佔空間，毫無正面貢獻，就丟掉。三、如果你得花很長時間權衡利弊，或煩惱不知該如何是好，就丟掉！四、別害怕。這是你的人生，那些你毋庸置疑一定要擁有的東西，你丟不掉。

一旦你開始丟棄許多有形的雜物，新的推動力就會開始作用。接下來，你會觸及真正的核心。核心就是丟掉腦袋裏的雜物，這些阻礙你進入生命中下一個重要階段——這個階段充滿了希望、喜樂、冒險、以及成就感。你若經常沉緬過去，就無法邁向未來。但不管丟掉甚麼，人生都因此更美好。

她也許有道理，但我的現實是讓我心情下沉的感覺丟不掉，而且心情下沉有時還是寫作的某種動力。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過去也是心中的養份

讀友April來信，對我前文寫的《沉緬過去與邁向未來》提出異議，她說，「對我來說，過去就像是生命的養份，它滋潤我們成長。」

和我一樣，她也有喪親之痛。她的丈夫在兩年前因車禍去世。這兩年來，她一直在回憶丈夫生前對她的「好」，而自己那時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不懂珍惜，回憶起來，既甜蜜又苦澀，「驚覺自己原來是那麼自我和任性。」她的信上說，「人是活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過去是不可丟棄，它令我更認識自己和覺悟。現在我對自己說我要學習如何去愛。……學會後，我相信將來定必更美好。」

她得知我深愛的妻子已離世。她說，「我相信她的愛仍存在（你）心

中，永不磨滅。她在你心中就是養份，令你的人生有更美好的將來。」

April的信讓我感動下淚。她說的都有道理，而且我也認同。拙文引述Gail Blanke的意見，無疑是理性的看法，在感情創傷期的人實難做到。比如她說「丟東西」的原則之一是「只要它會讓你心情下沉，或感覺不好，就丟掉」；之二是「它只是擺在那裏佔空間，毫無正面貢獻，就丟掉」。然而，我隔幾天就會翻看亡妻的遺物，包括她的病歷，她的住院記錄，這些都應是讓我「心情下沉」也「毫無正面貢獻」的東西了，但就是不願丟掉，不知為甚麼。也許這些遺物就是我的「人生」，是我「毋庸置疑一定要擁有的東西」，因而「丟不掉」吧。

過去，對許多人來說，會是養份，比如April回憶過去讓她學會「愛」，我相信她將來會更美好。對我來說，因已屆暮年，真不敢說未來更美好了。但過去是我人生的一部份。我不是「沉緬過去」，但卻必須由過去的回憶陪伴，才能走完以後的人生。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日

時間無情又有情

「幹校那幾年，有一次我去搓糞坑邊那些乾了的糞塊，搓了一個個球，曬乾後扔到田裏是很好的肥料。搓完後，用肥皂洗手，用洗潔液，怎麼洗，聞一下手還是有臭味。後來要去搓麵粉做飯，搓一會之後，再聞，臭味沒有了。」黃永玉坐在我旁邊，講了幾個幹校時的事情。

晚宴快結束，他說飽了，不能再吃了。這時服務員送上一碗麵，是慶生的長壽麵。他看了這碗麵，就說：「做得這麼好的一碗麵，不吃，對不起它；吃下去，對不起自己。」

我說：「如果在幹校時看到這碗麵，你會怎樣？」

他說：「會哭！」

「怎麼？」「在那樣的苦日子，見到這樣好的一碗麪，能不哭嗎？」然後，他想了一想就「對不起自己」地把整碗麪吃掉，連麪湯都喝完。他沉思地輕嘆：「憶苦思甜啊。」也許這樣才算對得起自己，是對得起自己的一生。

今年（零九年）四月，黃老來港，他知道我去年（零八年）底經歷的至痛，就找我。惜其時我在美加。我給了他一個電話，我說我知道有幾個朋友八月要去北京跟他賀壽，我也想一起去。他連聲說好。我終於去成了。我跟他說，這是我去年底以來比較開心的一件事。也許我的高興不下於他的生日快樂。他見到我，一邊高興地拉着我的手，一邊連聲說着：時間，時間，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時間。

是啊，時間這麼重要。沒有過去的時間記憶，他不會把那碗麪吃下去。沒有過去的時間，我也不會現在仍不時淌下老淚。沒有時間的積累，沒有現在的友情。但時間，也就是歲月，會催人老。黃老的生肖大我一輪，卻似仍有用不完的精力，和湧不盡的創意。

二〇〇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父親

（零九年）中秋節前幾天，農曆八月初十，是我父親的百歲冥誕。我與姊姊在濛濛細雨中到柴灣火葬場的靈藏停放處，在父親靈前鞠躬默哀。

父親是有點名氣的電影導演，但他更長於製片與規劃。生平似沒有甚麼傳世佳作，但製作的計劃與預算，拍片的迅速，在行內是出名的。他四名子女，後來三人都在內地，只我一人留在香港，與父親接觸也最多。他思想左傾，也影響到我們四人的出路。不過，在他生前，我不那麼敬重他，也許是他沒有拍過讓我非常喜愛的電影，也許是他與母親的關係使我不快，但於今回顧，我只覺得是自己幼稚，不通世事，不明白人的工作與行為有許多限制。他的一生，應說是相當勤奮努力的一生。從一個人的人

生角度來看，已相當不平凡了。男女之事，誰對誰錯局外人怎看得清？子女，也都只是局外人，我們哪有資格去判斷父母的感情？

一九六六年文革掀起後，香港的左派電影就走到絕路了。儘管父親的公司不屬於中共在港直接投資與領導的電影公司，但演員、戲院、市場，都沒有了發展空間。父親要靠積蓄過日子，為省開支他決定搬去澳門居住，那時大概是一九六八年吧。這以後，我與父親只是兩、三個月才會面一次。他在澳門，閑時寫些文章，在《香港商報》副刊刊載，大部份是講點影壇往事。當年編輯張初曾對我說，寫得很好。但我並沒有怎麼看，現在也不知要怎麼收集了。

一九七五年父親在澳門去世，靈藏起先放在珠海。我們不便去拜祭。後我姊來港後，經多年申請，前幾年移來香港。但我很少去祭。總覺人已不在，沒甚麼意思了。近年歲數大了，卻慢慢懷念起父親來。麗儀去年（零八年）走後，我對已逝的親人思念更深了。

二〇〇九年十月六日

療傷之旅

去了一趟印度的菩提迦耶（Bodhgaya），那是佛祖釋迦牟尼得道所在。那棵菩提樹當然不是二千五百年前佛祖悟道之處了。

去印度，緣起於今年（零九年）四月去台北看白先勇青春版的《玉簪記》，在香港機場遇到雲門舞集的林懷民，他剛從歐洲拿了一個終身成就獎回來，途經香港。我與他相識有二十多年了，卻很少聯繫，但我對這個一生追求夢想的頂尖藝術家十分敬重。到台北後，他打聽到我住的飯店，一個晚上就跑來找我聊天。我喪妻不久，難免沉默傷懷。他忽對我說，今年在歐洲、中國繁忙的演出中間，他打算十月一個人到菩提迦耶避靜，在那裏拜佛、冥想、發呆。他問我要不要一起去，也許可解脫一下。

我說考慮一下。實際上我並不想去。而且我以為他也只說說而已，未必當真。想不到回港不久，就接到他的電郵，建議我先由他代訂機票，到時不去可以取消。我回信說十月要到卡加里為亡妻立墓碑，如時間不衝突就去吧。其實我那時也只是基於他一番好意，不好意思推卻而已，我心中覺得屆時我是會打退堂鼓的。

女兒和相熟朋友都勸我不要去。說印度很落後，地方髒，去那裏旅遊的人不是瀉肚子，就是得感冒，還會被蚊子叮得滿頭疱。有朋友說連街上賣的甚至酒店供應的瓶裝水都靠不住。要自己帶水去，連刷牙的漱口水也不能用自來水。嚇得我真是不敢去了。

但半年下來，我忽然改主意了。我覺得生死有命，為甚麼要把自己保護得這麼好呢？我們太愛享受現代四五星級的旅遊待遇了，為甚麼人就不能忍受種種不方便，不能吃點苦去療治心中的傷痛呢？何況與當地人比，旅遊，住酒店，算甚麼吃苦？落後，髒，正好可提供給我一次療傷之旅。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九日

佛教聖地

菩提迦耶位於印度最貧窮的省份。地方之髒亂落後是不用說了。我們住進的酒店，算是較好的，但地上、浴缸，仍有些小動物在爬行。街上塵土飛揚，三輪車、機動三輪車不停向遊客兜生意，到處是討錢的小童與老人。

林懷民說這是他第九次來這裏，第一次來是一九九四年。與現在比，那時的交通和旅館設施，是更落後了。為甚麼一直想來？為甚麼他剛在倫敦演出完畢，不順道去歐洲的文明勝地度假，而要在途經曼谷時，離隊想要獨自一人來菩提迦耶？

他信佛，常會想到釋迦牟尼的生平故事。但我想，他來菩提迦耶，恐怕不是為了宗教朝聖。而我跟着他來這裏，也非關宗教信仰。我是泛宗教

主義者，我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至於是甚麼神，則不同宗教有不同演繹。

香港去菩提迦耶要在曼谷轉機，從曼谷坐泰航飛兩個半小時就到了。那是一個村落，只因那棵菩提樹和所在的大覺寺，在近年才吸引了各國的遊客——實際上來的多是一些真正尊崇佛教的信眾，較少的是那些以求財求子求事業發達為目的的「吃教」的人。所以這裏沒有金碧輝煌的大殿，沒有種種因宗教而衍生的產業，比如齋堂、宗教團體開的酒店商店之類。來此拜佛、冥想，多不為功利目的，而純粹是一種敬意，對佛學的感動。在這裏，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有整團整團的佛教國家如斯里蘭卡的朝聖團，而大部份是西方人。旅行者不是每天去不同地方，而是幾乎每天都要到同一個地方——大覺寺的菩提樹下誦經崇拜，或繞寺漫步。日本、泰國、緬甸、西藏都在這裏建有寺院。台灣的佛教團體和信眾也有很多人來。中國大陸的大款們，儘管也有信佛的，但就不見他們的蹤影了。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日

大覺寺與菩提樹

菩提迦耶的大覺寺採下面方形，上面圓形的尖塔直豎建築模式，宏偉古拙，卻不是中國、日本、韓國的寺廟模型。四方形從下而上伸展，方中有一個個圓，圓中是一座座佛像。最上層則是圓形尖塔。圓，亦是緣之意，我想是代表佛學隨緣、隨和的哲學。方，則是定見。既方亦圓，是既有定見又能隨和。

菩提樹在大覺寺的背面，因為前面有寺的建築遮擋陽光，菩提枝幹遂橫向伸展。菩提樹極巨大，大概有幾百歲了，當然已不是佛祖得道的那棵樹。大覺寺建於一八八三年，距今一百二十多年，目前這株菩提樹植於哪個年份，已不得知，但比大覺寺更老則不在話下，應有五百歲以上吧。菩

提樹下，有佛祖坐禪之席，因有圍欄遮擋，看不太清楚。

大覺寺正面，是供奉佛祖像的殿堂。殿堂較小，佛祖像也只比人身略大。我們每天去禮拜看到佛祖像每天換衣服兩三次，臉相平靜、祥和，似乎含笑。

信眾大部份在殿後的菩提樹周遭。大都坐在地上誦經。菩提樹聚集百鳥，鳥語聲不絕於耳。《佛説阿彌陀經》有云：「是諸眾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所以誦經聲、鳥語聲，並不聒噪擾人，反而有「鳥鳴山更幽」的寂靜。

除了大覺寺，菩提迦耶另一必去之地，是「印度山日本寺」，那裏矗立一尊露天大佛像，體積與大嶼山大佛或日本鎌倉大佛相類，卻是白玉石刻成，日本人管理，地方尤見潔淨。旁有一日本寺大殿。我們去時，有逾百人（主要為洋人）在內上晚修課。佛教在西方，因達賴的傳播，已廣泛流行了。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讓人留戀的窮地方

作為雲門舞集的總監，林懷民是大忙人。從菩提迦耶回台，他立即就要率團到上海演出。在迦耶，他還要接受上海媒體傳真訪問。其中一個問題是：你的行程一直很緊密，有沒有要放鬆一下？世上有甚麼地方是你最喜愛的？

他的回答是：我此時正在我最愛去的菩提迦耶，卻倒楣地還要接受你的訪問。

往來世界各地，他幾乎都坐商務客艙，住的也是好酒店，一個在世界各地拿過好多榮譽獎項的頂尖藝術家，卻從一九九四年起，來了菩提迦耶這個落後髒亂的地方九次。只要在繁忙緊湊的演出、教學、排練生涯中有那麼幾天可以擠出來，他都會來這裏。

這是因為他信佛嗎？他說，他父母信佛。他自小認為佛祖是神，第一次來到菩提迦耶，才發現佛祖是人。

有點深，似含佛理。不過，你看到這裏的窮苦、髒亂，塵土飛揚，到處是追着你求施捨的乞丐，你會想到釋迦牟尼當年以王子身份，看到這些窮人，而在菩提樹下悟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佛理出來，從而走向人間。

我走進懷民的房間。他把電視機搬到地上，電視桌面供奉他父母的遺像和佛祖的畫像。兩旁有兩個小瓶各放了一朵花。他說他每年有半年時間住外間的酒店，哪怕只是過境一晚，他也要如此供奉。

我剛到菩提迦耶的第一天，真是對那裏的衞生不安心，想着怎麼這樣子？快點離開吧。但那晚睡得非常好。第二天心情就平靜下來了。看到滿街窮人，心生慈悲，只是一拿出錢包，就有數不清的乞丐圍上來，不知如何是好。第三天，我參透生死，十個月的自傷自憐也在這時平靜下來。第四天，我也留戀這地方了。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他生緣會更難期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

這是我在今天會想到，並會默念的兩句詩。詩出自唐代的元稹，窅冥，亦作窈冥，是深遠難見的意思。同穴是同葬一墓穴。

今天是重陽節，我會到加拿大卡加里市，為亡妻立一墓碑。墓碑上除了她的生卒年月日之外，也留有我的生年與名號，但依例仍存活的人是寫紅字的，待我也離去時就改為黑字並補上卒年月日。碑上還刻了一聯，「結緣逾半世紀不離不棄／牽手近一甲子無怨無悔」。

立碑日，小女兒從美國趕來。近日我腦中盤旋的元稹詩，寫的正是我的心境。

古人悼念亡妻的詩詞，以蘇東坡的《江城子》最著名：「十年生死兩茫

茫，不思量，自難忘……。」但我近來一再重讀元稹的《遣悲懷》三首，其中第二、第三首特別使我有代入感。第二首是：

「昔日戲言身後意，今朝都到眼前來。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尚想舊情憐婢僕，也曾因夢送錢財。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元稹妻韋叢，卒年僅二十七。她以名門嫁元稹，時詩人尚貧，而韋叢不好虛榮，故稱「貧賤夫妻」。麗儀也出身共黨名門，當年不嫌棄我這個「香港客」，也算經歷「貧賤夫妻百事哀」了。「貧賤夫妻」，不一定指錢財之窮。

元稹的第三首是：「閑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是幾多時？鄧攸無子尋知命，潘岳悼亡猶費辭。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中間鄧攸、潘岳用典要解釋說來話長。末句引古說，鰥魚眼睛是終日不閉的。「長開眼」指長當鰥夫不再娶的意思。此亦我意。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本緬懷麗儀的詩集

曾經的你，站在我面前／温柔的雙眼，似一泓清泉／我們說好相互依偎／幸福快樂每一天／約定彼此依靠／地老天荒到永遠

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裏／人群裏有你／我曾經熟悉的那張臉／模糊的是視線，閉上眼／腦海中全部是懷念

距離像是幾萬億光年／夢裏總是無盡的眷念／眼裏流淌前世的垂淚／回憶總是帶來心碎的抱歉

這首詩讓我反覆默讀，每一句都打到我心坎上，使我目眩。尤其是最後四行。

麗儀四十多年前在深圳中學教書時的學生鄒洪，在零九年三月三十日麗儀安葬的那天，寫來一首懷念老師的詩，我在葬禮中哽咽讀出。這以

後，我與她有許多簡訊往來。她陸續寫了許多首詩，或懷念與麗儀的情誼，或從我的文章中抓住我的心事發揮她的想像。她不斷地把她的詩電郵給我，我也給她鼓勵，不僅是基於主觀因素，也是我從她的詩中聽到天籟之音。

想不到這個中年後才發現自己才氣的詩人，把她的詩付梓了。書名叫《尋夢》，由深圳市海天出版社出版，厚達二百七十頁，收有她的詩和散文，都在追憶與麗儀有關的事，那四十年前的歲月和延綿至今的情懷。其中有些往事是我還不夠了解的。

這是一本純粹屬於麗儀的書。我自當珍惜。我在想，這種情深義重的師生關係，四十年後在大陸、香港，以至世界其他地方，還有嗎？

於是，我在為詩集所寫的「前言」中說，「如果人們在讀這些詩時，……能夠藉此檢視一下現已越趨冷漠的人與人的關係，了解人與人之間超越功利、超越權力、非關情欲的純真友情，那麼這本書的價值就遠在對一個人的懷念之上了。」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送別

在卡加里，去了墓園好幾次。每次都在碑前，撫摸她的名字，難捨難離。舉頭看遠處重山疊嶺，近處草地綿延生長。碑前園地還有一個小亭子。我不覺油然想起李叔同的著名歌詞《送別》：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難得是歡聚，唯有別離多。

* * *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問君此去幾時還，來時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一邊想着歌詞，一邊就哼起曲子來。記得曲子是美國的老歌，李叔同填進中文新詞，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一度甚流行。中共建政後曾在未上映已被猛批的電影《早春二月》唱過，八十年代內地拍台灣作家林海音小

說《城南舊事》時，由一群小學生唱出，更覺韻味無窮。我也是在電影中重又戀上這首曲的。

在山景墓園的亡妻碑前，看到長亭，看到連天的芳草，看到山外山。想到我與她曾經歷的會少離多的日子，也想到早前看的日本影片《禮儀師的奏鳴曲》。那部電影的日本原名是《送行者》，意思是送逝者上路，如同送一個人遠行。英文名是Departures，更有起程出發之意。送行者給他（她）穿上最愛的衣服，收拾好行李，讓他（她）平安出門，希望他（她）去到一個更好的世界。既是送行就不須太悲傷，但「問君此去幾時還」「來時莫徘徊」，是不是在思念中的不可能的幻想呢？

十一月四日到墓園，同行還有幾個朋友。我輕輕讀着這首詞，又細聲唱着這首歌，願做一個送行者，給她送行。雖然聲仍哽咽，但又像漸漸放鬆和解脱。沒有濁酒，餘歡卻仍殘存記憶。唯望今夜夢中相會。

離開墓園，再去墓園。送君千里，終須一別。送行者哼着送別詞，將死別當作生離，是自我慰藉，還是人生只能如此？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九日

情是熱的，理是冷的

「無論是多麼諳熟的哲理，也無法消除所愛的人去世帶來的悲哀。無論怎樣的哲理，怎樣的真誠，怎樣的堅韌，怎樣的柔情，也無法排遣這種悲哀。我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從這片悲哀中掙脫出來，並從中領悟某種哲理。而領悟後的任何哲理，在繼之而來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樣軟弱無力……」

這是村上春樹在他的早年小說《挪威的森林》中的一段喟嘆——面對摯愛的戀人直子自殺身死後的喟嘆。這書我在十多年前讀過，開始看幾頁就一直追讀下去。在寂寞而又心緒欠佳的時候，不想看新電影，寧可重看已熟悉而又有味道的老電影；不想讀新書，寧可讀一些已讀過的有印象的老

書。《挪威的森林》不算老書，在日本問世才二十年左右，不過不斷重印，連中譯本也是一再修訂重出。我這次讀的是大陸零七年的譯本。

讀到小說最後一章，第一人稱「我」的戀人直子死了。「我」逃避現實社會，獨自出外流浪，不想見人，也不想與人交談，對人生自暴自棄，那種生不如死的況味，若非親歷其境，是很難寫出來的。這本小說出版那年，村上三十八歲，就有這樣體會，而我直到七十多歲，才有這種經驗。

人類的種種哲理，包括宗教哲理在內，大都同生死相關。因為人的悲劇，就是一出生就要慢慢步向死亡。死是任何人都無法迴避的。在死亡面前，最富與最窮的人都是平等的。種種哲理，許多人都多少懂一點。我因讀這方面的書（包括文學作品和哲學著作）較多，也許在道理上比普通人知道得多一些。但道理歸道理，當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哲理是軟弱無力的，它無法排遣悲哀。因為人是感情動物。情是熱的，而理則是冷的。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心情

朋友給我寄來一個帖子，有十一段，講的是「心情」，他希望我有一個好心情。大概是從我的文章中略略感到我的悲傷仍未完全過去吧。

帖子中有一段「你今天心情好嗎」？內容中提到，「別讓自己繼續躲在心事重重的甲殼裏」，「煩惱這東西是想出來的啊，若是不想就不存在」，「去喝一杯咖啡，買一件衣服，走一條街，看一場電影。去看一個老朋友，聊一回往事……讓自己好過的方法很多，除非，你堅持躲在潮濕的甲殼裏更快樂。」

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歡躲在甲殼裏，但至少買一件衣服，看一場電影，走一條街，似不能增加我的愉悦。從卡加里回程時，在溫哥華看了一個老朋友，但沒有聊往事，他很沉默，我的話也不多。見面是因為隱隱約約地

似有個聲音：大家都老了，世事無常，能見一次就一次吧。既無奈，又珍惜，其實也很自然。

躲在甲殼裏也沒有「心事重重」。生命中似已沒有甚麼要掛慮的。只是喜歡靜靜地一個人，並非像村上春樹的小說那樣享受孤獨，但也不害怕和厭惡孤獨。

帖子中最後一段是「想想」：「想想，有甚麼事，真的是你非完成不可的？有甚麼人，真的是你非留戀不可的？……那些人那些事，對你來說真的那麼重要嗎？也許只是一時迷障，也許只是因為不甘心。就像電腦檔案有一定的容量，生命也有使用期限，你只能在有限的時間裏做有限的事，到有限的地方，認識有限的人。所以，認真去做真正想做的事，也認真對待你真正喜愛的人，此外別給自己多餘的負擔。」

我的心情，其實正因為是「認真對待真正喜愛的人」，才「非留戀不可」，才有不算多餘的心理負擔呢。餘生，怕也難擺脫了。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啊，這一年

從藥盒中倒出藥丸時，藥丸掉地上了。「總是掉，拿甚麼都掉！」這是她的聲音。

出門忘了帶手機，或錢包，又回家開門。「又忘了甚麼了？總是忘！」也是她的聲音。

上街不覺得冷，坐進辦公室覺得冷了。「叫你穿多件衫，老是不知冷熱。」又是她的聲音。

這一年，日常生活中做甚麼瑣事，她的聲音就出現，可惜不是出現在現實中，而是盤旋在腦際。是的，她不在了，整整一年。去年（零八年）大除夕的早上，我和女兒趕到醫院，她已停止呼吸。我來遲了。可是，來早一步又怎樣？可以在她閉目前給她安慰嗎？還是徒增不捨？我不知道。

明天是她的周年忌辰。沒有她在身邊的日子，整整過了一年。她的聲音總在空中縈繞，她的容貌總在家中她常坐的沙發恍惚出現。不知多少次了，她在我的夢魂中。好幾次夢見她病好了，又或者她的病原來只是一場虛驚，帶着歡慰醒來，卻又掉進虛空。

好心的朋友，約我吃飯，想讓我開懷。我也在他們面前開懷了，但其實只是不想好心的朋友失望。

（零九年）春節去台中翁教授家，四月攜骨灰去加拿大安葬，八月去北京，十月去印度，後又去加為她立碑。好像只做了該做的事，心事卻沒有放下。離開香港，女兒和朋友說可以散散心。我也這麼想。但甚麼是散心？散心就是暫時忘記她嗎？忘記她可以快樂些，還是記住她可以快樂些？我也說不上來。

去年十月以前，我與她幾乎每星期天都去看一場電影，再一起在外吃一頓午餐。這一年，我不想去影院。勉強自己去了三次，心緒無法集中。總想着，她不在了，她為甚麼不在？她不應該不在。啊，這一年！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就這樣走過了零九年

大除夕。又是一年。

俗語說，快樂不知時日過。那麼，不快樂，就度日如年了。零八年十月前，我覺得日子過得好快，一晃就一年。零九年，日子慢下來了。

看報章副刊引心臟專科醫生的話：「有資料顯示，有老伴的公公婆婆較為長命，萬一老伴不幸去世，一年內另一半也有一半機會隨之去世。」過了今天，我就跨過這「一半機會」了，值不值得慶幸？我也不知道。

能夠讓我跨過這「一半機會」的，是一個小方塊。不錯，就是我在《蘋果日報》「名采版」的「小塊文章」專欄。每周四天，固定要寫，寫時也被迫要集中精神，那就可以暫時把哀傷驅除。是驅除而不是擱下，因為我也通過這小方塊釋放出情懷。

有讀者回應，那是意外獎品了。

今年（零九年）春節後，我又主動爭取重寫《蘋論》，雖減產為每周兩篇，但對報館和公眾有何意義不論，至少對我個人來說，是逼自己重拾對社會家國的關注與關懷。

今年六四後，我讀到藝術評論人胡蝶在「論壇」的文章，她說「回首過去二十年，我和尋常百姓一樣，都經歷過人生種種起跌，包括喪親之痛、家道中落、感情上的挫折、工作上的失意；也曾被人誤解過背叛過欺騙過，但也僅止如此而已。能夠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度，不用背負和體驗『正常人生起跌』以外種種由獨裁政權加諸身上的不公義、剝削和打壓，還能抱怨甚麼？」

這段話對我如醍醐灌頂，使我重新醒悟到我的喪親之痛不過是尋常百姓的「正常人生起跌」而已。這道理我並非不知，只不過事情落到自己身上就忘了。

今年聖誕，一位直言人士遭到「獨裁政權加諸身上的不公義」，而我直言數十年仍安然無事，應屬大幸了。

就這樣，在自我安慰中，我走過了這一年。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夢和夢中夢

有些事情真是不可思議，我最近在整理舊書籍，偶然發現我在四十五年前寫的一首詩，奇妙地預告着今天的事。詩發表在那時我主編的《伴侶》半月刊第七十二期（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中，用的筆名是苗雨，題目是〈夢和夢中夢〉：

「在我的夢裏我又做了一個夢／我的夢中夢裏失去了你的影蹤／我到處尋覓，走遍天涯／越找越害怕，越找越悲慟

「你用柔和的手指拂着我的軟髮／喚醒了我的夢中夢／我猶有餘悸地見到你仍在我的身旁／快活地發現那不幸原是一個夢

「但可惜我又要再一次醒來／那快活的發現竟也是一個夢／我仍然孤獨地生活着／懷念着過去／留戀着我的夢」

四十五年前的詩，卻道出我現在的處境。自從她離去後，我常常夢到

她；不，是常常夢到我和她在一起。然後我醒來，惆悵地留戀着我的夢。也真的有一次，我做了一個夢中夢。夢中夢的情景就像我四十五年前寫的小詩一樣。

這是怎麼回事？我努力回憶四十五年前，我還不到三十歲的時光：新婚不太久，除了不能生活在一起之外，感情上並不孤獨，也沒有為感情傷懷，但為甚麼那時會突然寫出這樣的詩？為甚麼寫出了四十五年後才發生的夢中夢？我無法解釋。也沒辦法回想四十五年前的心緒。我只能說，這大概是冥冥中天意，把四十五年後發生的事，猛然讓它進入我年輕的腦際。

在茫然中，我登上飛機。清明節，我會來到卡加里她的墓前，與她共處一段時光。也許在那兒做夢，也許做一個夢中夢，也許從夢中夢裏醒來再醒來，回到我的孤獨的世界。

和她一起時，我不怕孤獨。甚至有時要有孤獨空間才能寫作。她不在了，我也不怕孤獨。我有書籍、文字、朋友。但從夢中醒來那一刻，我感到孤獨。

二〇一〇年四月五日

當人人認為你向左

在發生木馬屠城故事的特洛伊城遺址，考古學家發現一面古銅鏡，銅鏡後面刻了一段古怪的銘文。許多考古學家去看，怎麼看都看不懂。古鏡就放在博物館中。二十年後，一個年輕人來看銅鏡，他也是學考古的。他拿出一面普通的鏡子，照着銅鏡背後的銘文，原來只是左右倒轉寫的希臘文，鏡中的銘文就清楚了，上面寫着：「致我最親愛的人：當所有人認為你是向左時，我知道你一直向右。」

這段文字，正道出銘文何以左右倒轉的原委。許多民族都有左卑右尊的觀念，英文的 right，既是右的意思，也是對的意思。這面銅鏡大概是美麗的海倫留給她苦命情人的，她要告訴他：儘管所有人認為他是愚蠢的、

錯誤的，但她絕對相信他是對的。

這是一個杜撰的故事，這一年多，我常想到這故事。

人生的道路很長。回想我走過的道路，辦雜誌，寫政論，批權貴，反主流，遭杯葛打壓，常有許多人認為我是愚蠢的、錯誤的，但始終有一個人在我身邊說：她絕對相信我是對的。如果不是身邊有她的聲音，我真不知如何度過那些困乏和難關。就在她告別世界那一年，我因寫「天譴論」而受到鋪天蓋地的圍剿，她一直在我身邊說，你寫這樣的文章也許不合時宜，但絕對是對的，也是應該寫的。寫文章就要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

但無論多有勇氣的人，也會有脆弱的時刻。這時刻很需要有人在身邊鼓勵。

為甚麼這一年多我常想到這故事呢？當然因為她不在了。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日

七月戀曲在心頭

在電影頻道看了《奇幻逆旅》，其中有一角色講了一句話：你最愛的人離你而去之後，你才會知道她對你多麼重要。

這也許不算甚麼金句，但進入我耳中卻引起好久好久的深思，反覆細味。是的，她離去超過一年半了，我越來越覺得她的重要，但她在的時候卻沒有她多重要的感覺，因為似乎一切都那麼自然存在、理所當然。「多麼重要」真是她不在了才感覺到。

七月是她的日子，也是我們的日子。她身份證上的生日是七月一日，實際的生日是七月二十三。這種錯誤是因為我們出生那個時代，家中只記得舊曆生日，到登記身份證時就隨便選了相近的一天。她的舊曆生日是六月初六，通常也在新曆七月，今年（二零一零年）是七月十七日。我整天在



1960 年結婚旅行，
合影於北京連理柏下

家以她的照片作伴。

七月是我們的日子，是因為七月二十五日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到二零一零年是整整五十週年，所以昨天（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五日）是我們的金婚紀念日。她在的時候，我們甚麼節慶或彼此的生日都可以忽略，唯獨七月二十五這一天兩人都不會忘記，世上也只有我二人會知道會記得。昨天我也整天在家與她的和我們的照片為伴。

前兩天讀到九十三歲英國女作家愛西爾（Diana Athill）一篇關於老年的演說，她談到面對失去親人和自己逐漸走向人生終點的感受，她說：對抗未來最好的方法，就是珍惜當下的每一個細節。

為甚麼我多年前沒有讀到這樣的句子呢？為甚麼我當年這麼忽略許多細節呢？為甚麼過去生活的種種細節現在才不斷湧上心頭呢？

我應該滿足了，因為至少曾經擁有過真愛，只可惜當年沒有珍視許多細節。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六日

遙想「一度來」的時光

今天是七夕，香港恐怕已沒有甚麼人會過這個中國古老的情人節了。但它仍然牽動我這老派人的思緒。因為想起年輕時常被當時的同事和朋友取笑我與妻子是牛郎織女。

我們自十八歲後就長期分隔兩地，只一兩個星期的週末我才回寶安與她相會。經過情人、夫妻、父母的階段，都這麼過，整整二十年，她才回到香港與我共同生活。今天的人很難想像這樣的愛情與婚姻如何能維持。但其實天天在一起的生活也許更不容易把婚姻關係維持下去。反倒是我們這種長期分離更覺得每次會面的珍貴，每次分離也帶來無盡的思念。而思念更是使愛情永固的酵素。

七夕是中國古代非常重要的節日，相傳織女是一個美麗、手巧的仙女，

凡間的婦女便在這一天晚上向她乞求智慧和巧藝，也向她求賜美滿姻緣，所以也被稱為乞巧節。七夕留下許多美麗的詩詞。我年輕時最欣賞的七夕詩詞是宋秦觀的《鵲橋仙》，結句的「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正是我對這種分離而「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的感情追求。

另一首我喜愛的七夕詞是宋李清照的《行香子》：

「草際鳴蛩，驚落梧桐，正人間、天上愁濃。／雲階月地，關鎖千重。／縱浮槎來，浮槎去，不相逢。……星橋鵲駕，經年才見，想離情、別恨難窮。／牽牛織女，莫是離中。／甚霎兒晴，霎兒雨，霎兒風。」

人生真是霎兒晴，霎兒雨，霎兒風，轉瞬半世紀過去，從離愁到喜聚又終於到永久分離了。現在我想到的是另一首「七夕」，那是唐代李商隱寫的：「鸞扇斜分鳳幄開，星橋橫過鵲飛回。爭將世上無期別，換得年年一度來。」

畢竟「年年一度來」還是比「無期別」好啊。可惜人生終免不了「無期別」。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六日

真正的朋友

亡妻麗儀零八年住院期間，不想見任何親友，除了我和兩個女兒，但有一人她願意見的，就是張敏儀。張與她雖認識很久，其實不熟。張那天出現在瑪麗醫院她病榻前時說，我不是來探你的，只是我要來覆診順路來看看你吧了。妻子也接受了。她不想以病容見人，但其實是想有人跟她講講話的。這以後敏儀來了好多次，使她在病中似乎多了一個依托。在麗儀的後事中敏儀也幫很多忙。我兩個女兒說，見識了她的周到和能幹，我們都感激她。而我則對她至今仍有歉疚，就是敏儀年前有過兩次意外，住院好久，我知道卻沒有去探望她。

真正的朋友是甚麼?·史學家黃仁宇認為，人類社會有三大關係：金錢、權力、性。所有社會交往所有文學題材都離不開這三大關係。講白了

就是互相利用。我想，能夠超離這三大關係的就是真正的朋友。

零九年四月我到台北看白先勇推動的青春版崑劇《玉簪記》，在香港登機前意外見到睽違已久的林懷民。我認識林很久，但從無來往。我敬佩他把現代舞引進台灣以至華人世界的努力與成就。雲門的演出常使我感動。記得第一次在香港演出《薪傳》，我還是同敏儀去看的，她看到忍不住熱淚盈眶。其後香港電台就找林懷民拍了《傑出華人系列》。我在台北看《玉簪記》時又再次碰到林懷民和張敏儀。懷民知道我正值喪妻傷痛，他打聽到我的住處就在一個晚上跑到酒店來。那一晚他提到找我一起去菩提迦耶，促成了我的印度之旅，並交到了懷民這個真正朋友。

這次他來香港演出，第一場《花語》，我找敏儀同去，懷民見到她很高興；第二場我找蔣芸同去，蔣與林是台灣政大先後同學，林再見故人也高興。

妻子與我既是情人、夫妻，最後是超脫人類社會三大關係的終生朋友。她走了。幸而我還有一些真正的朋友。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七日

真正感同身受很難

馬尼拉事件死難者連日舉殯，許多市民都感哀痛。兩星期來，從官員到市民，不少人說感同身受。「感」，對大多數市民來說，是肯定的，除非是心中只有功利而無視他人生命的冷血動物；但說到「同身受」，則可能只是一時的感情，隨着時間的洗滌，終究不會像身受者那樣持續「感」下去。

先室離世快兩年了。我還是時而在報章專欄中提到她以及我們之間的關係，並寄予懷念。我知道這些多少屬於個人隱秘的感情，讀者不會持續感興趣，甚而會不再想讀到這種個人悲戚。日前陶傑在專欄中反諷地說，「至親逝世了，最近的『心路歷程』，也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不知道他講的是不是我所寫的這些短文，若是的話，那真要向他和所有不耐煩的朋友致歉了。

我深深知道，人與人的感情是不大能相通的。我在三十年前就寫過：每一個人都有足夠的勇氣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這是我幾十年來都相信的人生邏輯。我寫這些短文，並沒有懷着要與人分享的主觀意圖。最近，居美好友殷惠敏來電郵提到我這些文章，我回信說：寫亡妻說來很無奈，是因為我覺得現在只有這樣才能與她發生聯繫了。但要不相干的讀者或朋友去分享，我大概是自私了。

莎翁說過：新的火焰可以把舊的火焰撲滅，大的痛苦可以使小的痛苦減輕。人生的劫難也如此。新的、近身的，總會顯得更大，更使人關切。馬尼拉劫難因為遭難的是港人，所以全城關切。若是我們的家人，那麼關切程度更大。若是大陸或台灣人，我們的關切度就小一些。若是其他國家的人，我們的關切度就更小。這是很自然的事，不能因此而責備我們缺少國際關懷。

能夠感同身受，很難得；不能夠，也很自然。所以我要控制自己少寫「至親逝世」這類文章了。

二〇一〇年九月七日

我真是過份敏感了

我自半世紀前開始從事寫作生涯，就認定寫作固然是個人情感理念的表達發揮，但也必須是讀者公眾關注的話題。因此我一直避免寫自己的經歷和身邊事。許多寫作者總愛圍繞着自己的圈子，愛寫自己的感情生活，文章不斷講我我我，雖然我不否認也是她（多半是女性）的風格，但就不是我這杯茶。

大約三十年前，我因忠於自己而否定自己，走上從認同中國轉向重新認識中國的道路，被左派陣營掃地出門，其中經過複雜，而且讓我對中共政治和一些人的面孔大開眼界。當時我仍掌着甚有影響力的《七十年代》月刊的筆政。有朋友鼓勵我把這段經歷寫出來。我也覺得這會是讀者關心的題目，而且也有市場價值。然而我又覺得這畢竟是自己走甚麼道路的個人

的事，而且我寫出來也只會是我的一面之詞。如果讓這話題佔了雜誌的篇幅，雜誌的視野就窄了。

這樣大的人生轉折，我都沒有寫，可知我是真的不喜歡寫自己。妻子故去，對我的打擊比任何事情都大。我沒辦法寫別的甚麼，卻又只能用寫作來分散精神，於是開始寫些個人感情事。但我知道，對我來說是大事，但其實是幾乎所有人都會經歷的老年喪偶的平常事。所以我在零九年初開始寫悼亡文章時就說：「我不知道讀者們是否願意聽我的故事。」我真是對別人是否要看這些文章沒有信心。因此前文也誤解了陶傑的話。

前文在報章刊出後，即接到孔捷生、張敏儀來訊，說我錯讀了陶文的含意。我自己再省視一下，發覺我真是過份敏感了。我即發短訊給陶道歉。他回訊說他很受我的悼亡文章感動，尚要諷刺者，豈存人性乎。另外也有多位讀者來信鼓勵。我在欣慰之餘，也不得不為自己過份敏感造成的朋友讀者不安深感抱歉。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三日

集中精神看電影

新交的文友知道我這兩年幾乎沒有進電影院，就介紹了幾部她認為這一年多很值得看的電影，建議我找 DVD 來看，還附上她寫的影評。其實幾部影片中，有些我在飛機上看過，但除了《驅，逐》有深印象之外，其他都印象不深，也許是看時精神不集中。過去一段日子，除了寫作和工作之外，做許多事都有點精神恍惚。看了文友的幾篇影評，說的似是我沒有看過的電影一樣。真慚愧。

將近兩年了。我也曾嘗試進電影院，但總是有點遊魂。上星期天，我決定走一遍過去我和她幾乎每個星期天早上都走的路程，就是從家坐巴士去 IFC 看一場電影。對他人這是極普通的事，對我卻像是以震盪療法去克服心理障礙。這次我選的影片是意大利片《獨裁者的情人》，不知是心

理試驗成功，還是影片題材吸引，終於讓我集中精神把電影看完。而電影本身，也喚起我年輕時曾有過的對社會主義、對平等的熱情追求，今天看來，這些追求自然很幼稚，但若沒有過那樣的追求，又怎會有以後的見識呢？

電影讓我們看到，原來墨索里尼年輕時也有過對社會主義的追求，他的勇氣、堅毅和不惜犧牲，深深吸引了一個少女，並願意為他獻身。然而，當墨索里尼邁向權力顛峰，當他以絕對權力去實行社會主義平等的時候，就必然發展為「有的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那時對平等理想的追求就讓位給對極權的追求了。社會主義蛻變成法西斯主義，而追求真理的墨索里尼也就成為獨裁者。年輕時的愛情被獨裁者拋棄。可是，對他一往情深不棄不離的 Ida 仍然死纏不休，於是衍生出理想與情愛的悲劇。這樣的歷史，似乎在後來所有追求社會主義的獨裁者身上都不斷重複。開始時理想主義者都是真誠熱情的，掌權後就發展成大怪物。

二〇一〇年十月四日

佳節又重陽

重陽節在中國人的節慶中，除了拜山，似乎就沒有甚麼過節的味道。我讀舊詩詞常讀到詠重陽節的佳作，比如王維的「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李清照的「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都是詠重陽的佳句。過去我沒有拜山，故除了讀舊詩詞，重陽節在我的生活中幾乎是一個被忘卻的節日，直至她離去。

一來香港找不到一個讓我適意的擺放骨灰盦的地方，二來也考慮到女兒們的方便，於是零九年四月就把她的骨灰安葬在加拿大卡加里的山景墓園。從那時起，我就在她墓前承諾，每年清明重陽，我一定會來卡城，與她作春秋兩次的會晤——儘管說「會晤」實在是自我安慰也是帶自欺成份的用詞。但人生有時也要像阿Q那樣，帶點自欺才能活下去。

去年（零九年）重陽我到卡城立了碑。今年（二零一零年）重陽節前，又補嵌了她的照片。重陽節前兩天，我就去了墓園，重陽節當天，又和兩女兒及一在卡城的友人再去。有照片的感覺似乎不太一樣，用手撫摸墓碑上的照片，在虛幻中彷彿與她有所接觸，邊含着淚邊在心中跟她說說這半年我生活中一些較特別的事，比如去了哪裏旅遊，一些朋友的近況，等等。雖然我不確定，但我其實是不認為她會聽到的，儘管我相信有靈魂存在。不管她聽不聽到，我都要向她說，因為愛情是一個人的事。我會每年至少兩次來卡城對她說別後景況，因為愛還在。

卡城這兩天，天氣很好，像香港冬天十多度的氣溫，陽光普照，晴空萬里。我們在墓前播放了她的學生鄒洪作詞譜成的歌曲，換上新的花。墓園有一個池塘，重陽節那天，池塘上飛來一群渾身雪白的野鴨，美極了。沉重心情於是得以舒緩。野鴨莫非受到靈魂的招喚飛來？是要化解我的悲傷，給我的生活添一點美好色彩嗎？真是佳節又重陽。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八日

我的快樂新年

平安夜偶爾路過銅鑼灣，見到一輛二輛的敞篷巴士駛過馬路，上面都是些穿着聖誕服裝的年輕人，或唱着聖誕歌，或向路人高呼：Merry Christmas。對他們來說，這是特別的一天。我想起以前她還在的時候，我們曾經見過類似場面，她說：也不過就是一天，跟任何一天沒有分別。

對於我們來說，聖誕、元旦、春節，這類節慶日子過了幾十年，過多了，也麻木了。也就不過是與平日一樣的一天吧了。歲數大了，她甚至不許家人提她生日，說是又老了一年，與那頭更近了一年。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日子，七月二十五日，我二人會記得和珍重。現在是只我一人珍重了。

曾經認為與任何一天沒分別的元旦，自前年（零八年）開始，在我的人

生中就有了不同的意義。前年除夕，她離開了，是那天的早晨。那天原是我女兒要離港回美的日子。畢竟她放下工作、家庭來看顧媽媽已有一段日子了。早兩天我向病榻上的她提到，讓她有思想準備，她點頭。朋友說，她選擇在除夕離去，是想趁女兒還在的時候可以料理後事，不讓我一人面對既難過又繁雜的時刻。

去年（零九年）除夕，她離世一週年。她的一位我不太熟悉的朋友，說要來我家致意，我沒有讓她當天來，因我要獨處。於是她早一天來了。前兩天，她來電說又想除夕前夕來，我說好。另有朋友想除夕當天來，我婉拒了。這是一個特別的日子，我會繼續用我自己設定的特別方式去過：就是一個人在家，盡量不講電話，只是回憶和懷念。我知道這一天跟任何一天沒有分別，反正就是一天，而且這一天和任何一天，我也不會再見到她了。但我早已經每一天都照常生活了，平日想到她的時間不算多，那麼這一天多想想她也是很自然的事。這也許就是我另類的快樂新年。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愛的回憶，苦中帶甘

網上常看到一些談論人生的警句，有的很好，有的我並不那麼認同。最近在網上讀到《精闢的20句話》貼文，開頭幾句是：「人生有三樣東西是無法隱瞞的：咳嗽、貧窮和愛；你想隱瞞，卻欲蓋彌彰。」「人生有三樣東西是不該揮霍的：身體、金錢和愛；你想揮霍，卻得不償失。」「人生有三樣東西是無法挽留的：生命、時間和愛；你想挽留，卻漸行漸遠。」

這幾句我都能認同，只是大多數人對無法隱瞞、不該揮霍和無法挽留的東西，卻往往千方百計去隱瞞、揮霍和挽留。

下面一句我有所猶豫：「人生有三樣東西是不該回憶的：災難、死亡和愛；你想回憶，卻苦不堪言。」我想，該不該回憶是一回事，但實際上這

三樣東西卻是最無法忘記而不能不回憶的。我們對過去生活中的甜蜜的事不一定能記住，但過去的苦難卻會常常闖進腦海。是苦，但是不是苦不堪言則難說，因為有時會苦中含甘，就像喝帶苦味的茶。尤其是愛的回憶。當然所說的是真愛。

另一句相信較有爭議：「人生最痛苦的：並不是沒有得到所愛的人，而是知道所愛的人一生沒有得到幸福。」如果認為愛是兩個人的事，沒有得到所愛的人就會使人痛苦萬分；但如果認為愛是一個人的事，那麼即使所愛的人不愛自己但只要所愛的人幸福，自己也會有愛的滿足。在狄更斯的《雙城記》中，Sydney Carton 為了他所愛的 Lucie 的幸福，甘願到獄中替換與他相貌相似的 Lucie 的丈夫，並代他上斷頭台。他臨刑時想到的是：「我現在所做的遠比我做過的一切都美好；我將獲得的休息遠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這句話震動人心。他不是為所愛的人犧牲，而是享受自己一個人的愛情的甜蜜。

二〇一一年一月三日

悲哀．愚蠢．寂寞

「人生最悲哀的：並不是昨天失去的太多，而是沉浸於昨天的悲哀之中。」「人生最愚蠢的：並不是沒有發現眼前的陷阱，而是第二次又摔了進去。」「人生最寂寞的：並不是想等的人還沒有來，而是這個人已從心裏走了出去。」以上是我前文提過的網上《精闢的20句話》貼文中的另外幾句。

「沉浸於昨天的悲哀之中」，是我近兩年的心緒。但是不是人生最悲哀呢？我想，我的悲哀只屬於人生不可免的生老病死的悲哀，是在任何正常社會的任何人生都會發生的。而我見過聽過和讀過的許多人生悲劇，則有不少是非正常社會的制度或人為因素造成的悲慘情事。對我來說，在回憶中的「昨天的悲哀」有如一口帶苦味的茶，在苦中會慢慢滲出甘來。在人生

回憶中，最讓人難忘的是困苦的歲月，它是生命的重要組成部份。當然，人不能日夜沉浸在記憶中。不論甜苦，如丟不下過去的榮光，或擺不掉過去的悲痛，無法從過去走出來都是可憐的人生。

第一次摔進陷阱之後，第二次摔進同樣陷阱，是愚蠢，但不見得是最愚蠢。因為一而再地栽在同樣陷阱是常有的事。其中之一就是買股票，賠錢的人還是會照買，會第二次甚至一次兩次地賠。其實，甚麼是聰明事，甚麼是蠢事，也很難判斷。有的人非常聰明，但往往用他的全部聰明去做一件蠢事。比聰明更重要的，應是自知之明。

甚麼是人生的最寂寞？如果心上人還在心裏，那麼即使這人已經離去，一個人孤單生活也不一定寂寞，因為常有一個人在心裏陪伴。我想最寂寞的大概是心中從來沒有人，沒有想念，沒有牽掛，即使四周常常圍繞着一群人，熱熱鬧鬧，實際上卻會很寂寞。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日

如果死後靈魂仍存在

我是相信有靈魂存在的。已有無數例子證明許多病人有靈魂出竅的事，陶傑説他在重傷時聽到遠在醫院外父母對自己傷勢的談論，零八年妻子重病時她曾説她知道我在外做過甚麼。許多例子大都是人在與死亡相當接近時，靈魂離開軀體的體驗。

然而，人死了以後，靈魂還是否存在呢？這就沒有那麼多確實的例證了。美國精神科醫生布萊恩・魏斯（Brian L Weiss, M.D），一九八零年催眠一位女病患時，病人在催眠中出現了前世回想，接着他又在許多臨牀經驗中，發現了兩個世界：由身體與生理需要所代表的世界，和由靈魂代表的非肉體層次的世界。一九八八年，他寫了第一本書《前世今生》（*Many Life*，*Many Masters*）。這書固然引起極大爭議，但讓讀者感受到生命的另

一種可能性。一九九二年，魏斯出版第二本書《生命輪迴》（*Through Time into Healing*），書的內容是以前世、輪迴為依據，探討對心靈療癒的整體關懷，讓人們放鬆，以平靜的心靈，接觸自己由前世和來生帶來的深層思考。接下來，魏斯醫生又寫了兩本書，從前世和輪迴的體驗，回到我們仍然活在的當下，強調心靈治療必須承認神性和靈魂的存在，而神性或靈魂的真性就是「愛」。

奇連伊士活的《通靈感應》講的也是「愛」。如果人死後真有靈魂存在，那麼在生的人通過靈媒，要同肉身已消失的靈魂説些甚麼，而已死者的靈魂又會跟在生者説些甚麼。靈魂若與在生者説自己生前做過對不起生者的事，帶來的會是在生者痛苦的回憶；靈魂若與在生者説些關懷生者的話，讓生者拋棄內疚與不安，就會給生者帶來心靈安寧的人生。而這一切都源於「愛」，源於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當下的人與人的關係。

對我的觸動是：如果我可以經過靈媒與她通靈，我與她會談些甚麼。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身邊的聲音

將要接任國王的柏特，對克服口吃沒有信心，他一邊練習一邊哽咽着說，我在加冕禮會出醜，在讀聖誕文告會出大醜，我做不了國王，我做不了。哭了。這時，他的妻子從後抱着他說，你知道你當年向我求婚兩次我都猶豫，我不是不愛你，我是不想過王室那種拘束、多應酬的生活，但後來我想到你口吃，許多酬酢不會找我們，所以我就答應你的婚事了。

這段話講得真實又動人，我不覺被感動得鼻酸。未來王后這段話的含意是，你不要以為口吃是大毛病，如果你不是口吃還不一定可以娶到我這樣愛你的好妻子呢。另一含意是，不管你是不是會出醜，我都會一直站在你身邊，你口吃我愛你，你出醜別人笑你但我支持你。簡單而深情的話語。

這是二零一一年獲奧斯卡獎電影《皇上無話兒》的其中一場戲。人生有

許多事是身在其位的人不容選擇的，就像柏特接任王位，明知自己口吃當不了國王也要當，妻子明明不想有許多王室酬酢也要做王后，而且還要努力幫國王克服這個障礙。

當人生遇到沒有選擇必須去做、即使力不從心也要做的時候，有自己最親愛的人在一旁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多麼堅強的人，遇到一時無法克服的難題總會有洩氣的時候，這時親愛的人的鼓勵比甚麼都重要。我在人生歷程中，也有過因為要忠於自己的信念而面臨事業下滑的時刻，在是非對錯與成敗得失間我選擇前者，正當心靈感到脆弱而猶豫不決，最親愛的人說：不管多少人說你不應該作這樣的選擇，但我認為你的選擇是對的。

這聲音多麼重要。電影那一段使我目眩，因為在我身邊已沒有了這聲音。

二〇一一年三月九日

附錄：梁麗儀生平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農歷六月初六）出生於香港，父親為參與省港大罷工的中共地下黨員。她自小勤奮好學，一九五二年在家庭力促之下進入香島中學就讀，並認識李怡。一九五四年回國升學，入讀華南師範學院物理系，學習成績優異，政治上亦被吸納為共青團員。與此同時，通過不間斷地通信，互訴心曲，交流思想，與留在香港的李怡發展出情愫。儘管持續有政治壓力阻止她與香港人談戀愛，她卻不為所動。兩人並於一九六零年結成夫婦。一九五八年她大學畢業，選擇到離香港最近的寶安縣觀瀾中學與深圳中學任教。教學生涯共十六年，教學認真，愛護學生，不少學生至今仍與他們尊重、愛惜的梁老師聯絡。文革時她被批判為「對

學生進行反動母愛教育」，一九七零年以有「香港特務老公」罪名隔離審查數月，麗儀始終堅拒莫須有罪名。一九七四年，在與李怡分隔兩地二十年後，她以調幹身份來港工作，入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副主任，並在《大公報》寫科學小品。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後，她協助李怡在《七十年代》月刊以齊辛筆名分析中國局勢，批判極左思潮。齊辛即「齊心」或「齊齊辛苦」之意。齊辛許多文章都由麗儀擬初稿而李怡重寫。並由此奠定李怡的論政地位。一九七六年，《七十年代》轉營天地圖書公司，麗儀奔走集資及協助創設。一九八一年《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離開天地獨立經營，麗儀亦離開商務印書館，並協助李怡重建這獨立輿論陣地。她本人再轉行經商，以幫補家計。一九八三年應邀到日本亞細亞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員三個月，其後在三菱總合研究所的刊物以秦原道筆名撰寫中國市場專欄。晚年兩女兒分別在美加建立家庭與事業，麗儀在港則撰寫與健康有關書籍，包括與何謂鑑博士合著的《你需要血管清道夫嗎？》和獨自撰寫的

《激光健血》，並推廣健康食品，以助親朋及有需要人士。

麗儀一生，頗多磨難波折。儘管有許多壓力，對李怡始終不離不棄。她對所愛從不動搖，政治思想明澈，是非愛憎分明，從不妥協。她對李怡的寫作生涯有關鍵影響，協助亦多；她愛護家庭，對女兒悉心照顧。凡事她總先為丈夫及女兒着想。她樂於助人，對人坦誠相待，雖有時過於直率和性急，但心地善良，待人總出於好意。她雖是平凡人，卻有少為人知的不平凡一生。

麗儀大去，李怡在悲戚中謹撰輓聯獻於愛妻靈前：

結緣逾半世紀情人妻子終身良朋忍令天凡永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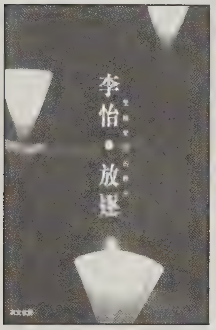
牽手近一甲子說事談心朝夕侶伴只餘舊夢縈懷

李怡泣撰

二〇〇九年一月四日

補購

李怡評論集



《放逐》



《邊緣》

鐵擔尖筆寄春秋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放逐》　___ 本（每本港幣64元）（連郵費）
　　　　　　《邊緣》　___ 本（每本港幣64元）（連郵費）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李怡雜文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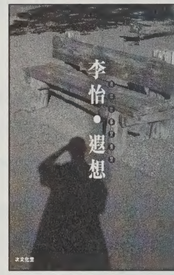
《對應》



《思緒》



《段子》



《遐想》

人文風景線上的彩帶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對應》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連郵費）
　　　　　　《思緒》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連郵費）
　　　　　　《段子》 ___ 本（每本港幣48元）（連郵費）
　　　　　　《遐想》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連郵費）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 者 服 務 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念。情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

姓名：＿＿＿＿＿＿＿＿＿＿ **年齡：**＿＿＿＿＿＿＿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

職業：＿＿＿＿＿＿＿＿＿＿＿＿＿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

＿＿＿＿＿＿＿＿＿＿＿＿＿＿＿＿＿＿＿＿＿＿＿＿＿＿＿＿＿＿＿＿

＿＿＿＿＿＿＿＿＿＿＿＿＿＿＿＿＿＿＿＿＿＿＿＿＿＿＿＿＿＿＿＿

＿＿＿＿＿＿＿＿＿＿＿＿＿＿＿＿＿＿＿＿＿＿＿＿＿＿＿＿＿＿＿＿

＿＿＿＿＿＿＿＿＿＿＿＿＿＿＿＿＿＿＿＿＿＿＿＿＿＿＿＿＿＿＿＿

＿＿＿＿＿＿＿＿＿＿＿＿＿＿＿＿＿＿＿＿＿＿＿＿＿＿＿＿＿＿＿＿

＿＿＿＿＿＿＿＿＿＿＿＿＿＿＿＿＿＿＿＿＿＿＿＿＿＿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李怡作品



《李怡・放逐》



《李怡・對應》



《李怡・思緒》



《李怡・段子》



《李怡・邊緣》



《李怡・遐想》



藏書人：

收藏日期：

洺澤與宬惠存
圖書館 2020 年轉贈

CUHK Libraries
004721299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11791431 7

時候，這時情

了放下的記念

- 二零零八年，愛妻梁麗儀突然發現患癌症，在醫院掙扎兩個月後去世。走得快走得突然，我難過慌張，情緒低落，只能憑寫作來排解心緒。
- 接下來的兩年，在我寫的小品文中無可避免地夾雜着我對亡妻和對我們共同生活的憶念，以及自己走出傷痛的掙扎。
- 在亡妻去世兩週年的日子，我獨自在家，翻看我們的照片和我這兩年的這些文字。
- 回顧這兩年我矛盾掙扎的心緒，我想，在我的餘生中，都不可能忘記她。但在剩餘的人生旅途中，我能不能把這種矛盾鬱卒的心緒稍稍放下呢？
- 魯迅寫過《為了忘卻的記念》，如果我把過去兩年這些洗滌傷痛的文字編成一本書出版，是不是可以作為「為了放下的記念」呢？
- 在許多人眼中，她當然只是平凡人；但在我心中，卻是一個永不消失的影子。

——李怡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_HK

ISBN 978-962992278-8
60
9 789629 922788
www.subculture.com.hk

SCB 555 $60
ISBN : 978-962-992-278-8
Printed in Hong Kong